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9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四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一首

設論

東方曼倩荅客難一首

揚子雲解嘲一首

班孟堅荅賓戲一首

辭



漢武帝秋風辭一首

陶淵明歸去來一首

序上

卜子夏毛詩序一首

孔安國尚書序一首

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一首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一首

石季倫思歸引序一首

對問

對楚王問一首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

之甚也

向日先生謂宋玉也王問宋玉不有遺失之行於國中之人乎何爲衆庶百姓不談先生聲譽

日遺行可遺棄之行也韓詩外傳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宋玉對曰唯

應之然有之良曰然亦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

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

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

屬而和者善本有數十人而已善本無引商刻羽雜以流

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善本有而已字巴人下曲名也陽春白雪高

曲名是以善本無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

鯤濟曰鳳鳥之長鯢魚之長善曰曾子曰聞諸夫子曰
月其蟲麟計慎曰麟龍之屬也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
雲善本無足翱翔乎杳冥之上向曰杳冥絕遠處夫蕃籬之鷦豈
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銖曰蕃籬蒿草之屬鷦小鳥也言
高遠哉言其不知也王自喻高才人安能知之乃肯輒自為擊譽鯢魚朝發崑崙之墟暴
擊夷於碣石良曰崑崙山黃河之源出焉墟山根也暴露
爾雅曰河出崑崙墟色白郭璞曰墟山下基也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倪豈能
與之量江海之大哉良曰孟諸大澤名尺澤小水也鯢小
海畔山尺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善本作也士亦有之
翰曰言亦有大夫聖人瑰古意琦巨行超然獨處向曰瑰
才不可識知者

也世善本作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向曰王自言其

設論

荅客難一首

東方曼倩

銖曰漢書云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時舉賢良方正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朔乃上書自云其才上

客難東方朔

翰曰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終不日蘓秦

張儀一

善本作壹字

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

翰曰常遇也

今子大夫

向曰謂

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

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

善本作

著於竹帛脣腐齒

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無

善本無字

效明白甚矣

曰翰

言張儀蘇秦一遇而為卿相而朔好學樂道位且卑微是好學之無效明白甚矣

善則拳拳服膺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而不失之矣

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

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

善本作也

銑曰客意者以朔有才而位下恐

其有遺失之行也

善曰史記韓信曰臣事項王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

同胞

浦之徒無所

容居其故何也

向曰同胞之徒謂兄弟也言其祿薄兄弟亦無所容居其何故如此蘇林曰音胞胎

之胞言親兄弟也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

所能備也

善本無也字齊曰言其不能備知也

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

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

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

翰曰謂爭疆弱未定也

善

此一時也慎子曰昔周室之衰也厲王擾亂天下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相兼張晏曰周千八百國在者十二謂魯

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中山春秋孔演圖曰天運三百歲雌雄代起

得士者疆失士者

亡故說

得行焉

良曰士謂賢士也

善曰孔叢子子思謂曾子曰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

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

身處尊位珍寶充内外有廩倉

善本作倉廩

善曰蔡邕月令章何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

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

不然聖帝流德

善本作德流字

天下震懼

向曰懼也

諸侯賓服威振

四夷

善本無威振四夷字

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

翰曰言連如衣帶也

孟器也言天下無事人安如在於覆盂器之下

善曰天

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

哉何向日言天下易治國家所舉動事如運於手掌之內亦

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之掌機記子曰道之遵天之道順

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

將卑之則為虜虜曰虜謂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

深淵之下良曰抗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

情安知前後濟曰言皇德自行故不藉盡節效情方今善

無於今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

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翰曰言士人盡力以

誠區區之於下困於衣食或至失道路者門戶謂道路使

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

乎向日掌故卑吏也善曰應劭漢傳曰天下無害善

作苗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

故曰時異事殊善本作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銑曰臯澤也言

譽聞於天下亦如鼓鐘于宮中而聲出於外鶴鳴於澤而

聲聞于天也善曰韓子曰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

仁義而喪其國故曰世異則事異毛詩苟能修身何患不

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音

濟曰用文武之道以相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

日夜孳孳茲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翰曰孳孳敬懼兒怠

說梁王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譬若鵲鵲飛且

鳴矣向曰鵲鳴鳥飛則必鳴行則搖尾不能自捨亦如人

飛載鳴毛葛傳曰天不為人之惡鳥寒而輟其冬地不為

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以善本小人之凶凶而易其

行銑曰句句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

常小人計其功良曰道行也言君子行善事乃是其功也詩曰

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濟曰愆失恤憂也水至清則無

魚人至察則無徒翰曰水至清魚無所隱人至明察人冕

而前旒所以蔽明銑曰土續壙蔽善本耳所以塞聰向曰冕

冠前垂者以蔽目前之明察視不見下人小過也難黃玉

以絲裏之於冠兩邊以塞耳所以示不聞下人之過難黃玉

難續以黃絲為九懸冠兩邊當耳不欲聞不急之言也明

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

義也銑曰不求備才於一人蓋收其片善也善曰論語

尚書曰與人弗求枉而直之使自得之良曰枉曲也言曲

自得備檢身若不及枉而直之使自得之者申之令直使各

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濟曰優柔寬容揆而度之使自

索格所之也翰曰揆度其才性所為使不相奪倫各自求其分

同王肅曰雖當直枉從容使自得也優寬和柔之使自求

其宜也揆度其法以開視之使自索得也趙岐孟子使自求

使自得也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

且廣矣向曰欲使其自得所宜者則必有今世之處士本

有時雖不塊然無徒廓然獨居銑曰塊獨上觀許由下察

接輿良曰許由接輿並隱者計同范蠡忠合子胥濟曰范蠡越賢臣

吳伍子胥吳賢臣也盡忠於吳王而見殺善曰史記曰勾踐之棲會稽范蠡合卑辭厚禮以遺吳後欲伐吳勾踐復問蠡蠡曰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可矣遂滅之
何疑於予哉翰曰國家昏亂忠臣用焉今雖有賢人且屬無用於時少其匹偶徒侶者其固宜也客何疑於我而有難說也
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漢用善本無字**酈食其**異肌**之下齊說行如流曲**
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善本
有者也子又何怪之邪向曰燕昭王用樂毅而破齊秦始齊下七十餘城如流言易也如環謂諸侯從其言如環之繞指也子謂客也
善曰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好賢樂毅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為臣下又曰秦卒用李斯計謀罷并天下以斯為丞相漢書酈食其謂上曰臣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語曰以善乃說齊齊王田廣以為然迺罷歷下守戰之備

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筵廷**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

文理發其音聲者善本無**哉**銑曰管竹管也蠡蚌蛤也側以竹管窺於天以蚌蛤量其海以木枝擊其鐘其條貫文理聲音終不可通發矣朔自言所答客之辭不可通發心意也張晏曰蠡瓢瓢也
善曰莊子曰魏牟謂公孫龍曰乃規規而求之以索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錘指地不亦小乎
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若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筵豈猶是觀之辟由鼃
精**鼃**劬**之襲狗孤豚**

之咋自**虎至則靡**亡**耳何功之有**良曰鼃鼃鼠也孤豚小貌謂以耳向後也言今所答客言不能感發其意亦猶鼠之襲狗豚之齧虎但畏服而已矣所彊言者蓋無功也
善曰李巡爾雅注曰鼃鼃一名奚鼠應劭風俗通曰按方言豚猪子也今人相罵曰孤豚之子是也說文曰靡爛也靡與糜古
字通也**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濟曰下愚

朔月謙也。處士謂客也。言今所答以下愚之。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變而迷惑於大道

解嘲一首 并序

楊子雲 向曰嘲謂戲弄之言

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銑曰丁明傳晏董賢皆用權勢天下傾附也。善曰漢書曰定陶丁

姬哀帝母也。兄明為大司馬。又曰孝哀諸附離之者起家

至二千石。良曰人有附著其勢者起家拔為二千石時雄

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濟曰草創言造作也太玄

謂雄造作太玄經以人有嘲雄以玄之字。善本有尚白

喻人俗也。化俗歸道亦如染素於黑黑成則道行也。言尚白者譏其道未行也。服虔曰玄當黑而尚白將無可用。

而 善本無 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向曰上

為人網紀若不為則止歸於休也。生猶為也已止也。善曰尚書曰先王肇修人紀孔安國曰修為人網紀也。孔叢

子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為於世也。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歷人

之珪儋 都 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銑曰盡忠為尊人君也。揚名為榮父

母也。析分也。珪諸侯所執也。儋荷也。符信也。亦貴者所執也。言當分人君之珪以為上列之諸侯荷人君之重爵懷

人君之符信分人君之祿。善曰說文紆青拖可紫朱丹

其轂。良曰紆帶也。地服也。轂車轂也。青紫並貴者服飾也。漢書曰更二千石朱兩轡。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

諱之朝與群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濟曰天子多

忌諱而人彌

窮貧忌諱法令煩也不諱謂法令不煩苛也金門天子門也玉堂天子殿也有日矣言久也應劭曰待詔金馬門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曾不能畫一奇出一榮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恭一橫論者莫當翰曰電光如電光之閃也一從一橫謂言辭從橫而生諸所論說者莫能當矣言雄曹不如此以說人主以談公卿以取重位也善曰史記秦王曰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踈獨知一從一橫其說何

說數十餘萬言向曰言其不能辯說以求高位反顧其靜默而作太玄經五千文太玄太玄經謂廣大於老子玄言而文辭如枝葉四布至於數十餘萬言善曰以樹喻文也扶踈四布也深者入黃

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善本者入無倫善本作字間太玄經文意有深高大小如此也纖小也善曰春秋命歷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孕無間言至微也淮南子曰出入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侍郎良曰言其位不過無間

至於給事黃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善本拓落猶排擯也言其何為官見排擯如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

欲善本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善本將赤吾之族也善本差也且

富貴朱丹其轂若一往者善本周網解結群鹿爭逸離為

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向曰網謂政教也解結謂政教敗亂也羣

鹿喻亂兵也逸走也周末諸侯離叛為十二國後相并合乃為七國然而秦疆東制諸侯故別言之則有六并而言

之則有七故言六七也銑曰天下喪亂諸侯各保山河故四瀆五岳各為分割並為戰爭之國也剖判也服虔曰

鹿喻在爵位者善本十二國已見上文張晏曰謂齊燕楚韓趙魏為六就秦為七晉灼曰此直道其分離之意耳鄒陽傳云濟北四

士無常君國無定臣良曰言君臣數得士者富失士者貧濟曰得賢士則國彊人富失賢士則國弱人貧善曰春秋保乾圖曰得士則

安失士 矯翼厲翮恣意所存翰曰矯舉厲振也言人擇若則危 矯翼厲翮恣意所存而事之如鳥舉翼振翮而恣意飛意所存慕 故士或自盛以橐託或鑿坏 以遁范雅者乃下事也 入秦藏於橐中橐袋也昔魯君聞顏闔賢使聘之欲以為相闔乃鑿坏遁焉坏屋後牆也遁逃也善曰史記王稽辭魏去竊載范雅入秦至湖見車騎曰為誰王稽曰穰侯范雅曰此恐辱我我寧匿車中有項穰侯過餘見向注 是故鄒衍以頡頑賢頑良苦 而取世資銑曰鄒衍著書所言多詭異也言世入取資以為師學應劭曰齊人著書所言多大事故齊人號談大鄒衍仕齊至卿藹林曰頡頑音提挈之挈善曰頡頑奇怪之辭也鄒衍著書雖奇怪尚取以為資而已為之師也言資以避下文也 孟軻雖連去蹇猶為萬乘師良曰連蹇謂往來皆難也言孟軻游齊齊不任用終亦為周威王師也藹林曰連蹇言語不便利也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滕文公尊敬孟子若弟子之問師 今天漢左東海右渠搜齊曰渠搜西方遠國名也在西故言右應劭曰會稽東海也服虔曰

連西戎國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蜀雍州在金城河間之西 前番潘禹音愚翰曰南 南故云前也應劭曰南海郡張晏曰南越王都也 後陶善本作塗翰曰北方遠國 應劭曰滿東南一尉向曰地一尉官名也如淳 西南一候日 西北王門陽關有門候所以同候遠國來朝之賓也徵以候亦官也如淳曰地理志曰龍勤玉門陽關有候也 糾墨製以鑕質鈇方無反 良曰糾墨鑕鈇皆刑法名也曰束以繩微弩之微善曰說文曰糾糾三合繩也又曰墨索也公羊傳曰不忍加之鈇鑕何休注曰斬腰之刑也 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濟曰倚廬聖室之結其心也此言脩喪制之禮以示於人也應劭曰漢律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善曰結為倚廬以結其心 左氏傳曰齊晏相子卒是以善本無 天下之士雷動雲合晏嬰廬斬衰居倚廬 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翰曰區方也善曰史記蒯通曰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還還徒

合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臯繇善本作陶字向

之賢臣也言家家自言其才能如古人之賢也善曰尚書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讓于稷契暨臯陶

戴纚音史書木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纚日纚冠也纓衣領也言衣冠

者所談皆自擬於伊尹之才也阿衡謂伊尹湯之左相也善曰鄭玄儀禮注曰纚與縱同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

也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良曰五尺童子謂小兒也

帝王道矣晏嬰管仲並霸者之臣也夷吾管仲字也善曰五尺童子已見李令伯表當途者外青

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辟

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去鴈集不為之多雙鳬飛不為

之少濟曰江湖渤澥天下之大水喻國朝之大也四鴈曰乘鳬水鳥也以喻群臣言朝廷之有臣如江湖大海

之中四鴈雙鳬之集不為多飛去不為之少言國家雖賢臣多集不覺其多去亦不覺其少善曰方言曰飛鳥曰

雙四鴈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翰曰三仁比干

不用忠諫比干死箕子囚微子去而殷遂亡宗廟為之丘墟也太公歸文王而周業盛是為一老不聞其二老為李

善引伯夷與太公為二老甚誤矣且伯夷去絕周粟死於首陽奈何得云歸周也楊雄言二老亦用事之誤也善曰

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子胥

死而吳亡種蠡禮在善本而越霸向曰吳王不用伍子胥

其國越王用大夫種范五殺古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

鐵曰五殺大夫百里奚也初百里奚諡秦穆公穆公與語大喜也燕昭王用樂毅破齊國昭王死惠王立乃疑毅毅

乃奔趙燕惠王乃懼也善曰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不與請以五殺皮贖之

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語國范雎以折支拉力而危穰

事繆公大悅餘見鐵休侯良曰魏齊答擊范雎折脅拉齒既而不死後入秦諡秦

侯王以穰侯為相之不忠遂拜雎為相代穰侯也背灼曰

摺古拉 蔡澤以噤歎吟甚而笑唐舉濟曰蔡澤就唐舉相字也 笑兒後乃代范雎為相善曰史記曰唐舉見故當其有
蔡澤熟視而笑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至乎 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翰曰言時亂有事
則不能安國家定社稷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
而守之亦無所患向曰章句之徒謂文儒之人也言若當
也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
銑曰聖哲不能獨濟故云不足馳驚謂奔走也良曰天下
無事則庸夫與賢者皆高枕而閑故云有餘也 善曰說
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為仲父漢書賈誼曰陛下
高枕終無山東之憂楚辭曰堯舜皆有舉任兮故高枕而
適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翰曰齊桓公於
縛而用之為相殷王高宗得傅說乃去其短褐之服以為
師傳 善曰左氏傳曰齊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

君討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
夷吾治於高僂使相可也公從之墨子曰傅說或倚夷門
而笑而笑之應劭曰侯嬴也秦伐趙趙來殺魏無忌將百
餘人往過贏贏無所誠更還見贏嬴笑或橫江潭而漁翰
之以謀告無忌韋昭曰笑人不知已也 此為漁父也 或七十說而不遇向曰孔子歷說天下或立
漁捕魚也 談間善本無而封侯銑曰言立談之間乃封侯善曰史
卿故號為虞卿譙 或枉千乘於陋巷良曰言枉紆千乘之
周曰食邑於虞也 就賢人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
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上一月三至而不
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君
傲霸王者亦輕其士從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
或擁篲而先驅濟曰擁執也篲掃帚也言人主或為賢人
執掃與先驅而行也善曰擁篲鄒衍也七

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

筆翰曰謂人主貴而室隙蹈瑕而無所屈善本也向曰

也隙過也瑕亦過也言塞補人君之過君雖蹈瑕其過終

無見屈謂賢士用忠故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瑕隙乖離

之漸則可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銑曰言今天下

則縣令不求諸賢士郡守不迎師太平無有列國

不迎致師傳賢人何用群卿不揖客將相不悅眉良曰

眉下色以言奇者見疑行更殊者得辟齊曰奇榮也殊謂

求賢人也言奇者見疑行更殊者得辟齊曰奇榮也殊謂

也善曰言世尚同而惡異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

步者擬足而投跡謂觀事變而隨行之善曰言不敢奇

異也故欲談者卷舌不言待彼發而同其聲欲行者擬足

不前待彼行而投其迹也周易曰子曰同聲相應莊子曰

多物將往投跡者衆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榮非甲科行非孝廉

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

得青紫向曰榮謂對時務之榮也抗舉也疏書也言非對

則是下觸上聞必見罷而不用又安能得青紫之貴乎待

詔謂天子之命善曰史記曰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

太子舍人然甲科為第一言抗疏有所且吾聞之也善本

觸犯者帝報以聞而罷之言不任用也且吾聞之也善本

字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銑曰炎炎隆隆盛也觀雷觀火為

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良曰觀

光但見其熱盛莫測其所以矣為復虛也為復實也忽然

天收其聲地藏其熱則聲熱不聞見矣此盛必衰之義也

是知高明富貴之家鬼神窺望其室將害其滿盈之志矣

故知天道忌盈鬼神害盈瞰望也善曰如淳曰周易云

雷雨之動滿盈滿水也雷極則為水火之光炎炎不可攪

久久亦消滅為灰炭之實也李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攪

九拏女者亡默默者存齊曰攪拏執持也言執權用勢位

縛拏加者亡默默者存齊曰攪拏執持也言執權用勢位

縛拏加者亡默默者存齊曰攪拏執持也言執權用勢位

善本
作高

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

頤折列支頰達於涕唾流沫憤呼西揖彊秦之相搯革烏其咽千一而

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良曰言憚醜兒也頤口向也鼻口之中常有涕唾流沫然能入秦高揖范雎而說之所言必溢其咽喉亢絕其氣繼其跡而奪其相位此得時也拊背猶隨後繼跡也韋昭曰曲上曰頤欺甚切善曰史記曰蔡澤聞應侯內慙乃西入秦應侯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悅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為相說文曰頤鼻莖也天下已定金草已平都於洛陽也濟曰漢高祖既定天下而兵車已平將都於洛陽金草之事無避也禮歟婁敬委輅胡脫輓亡掉三寸之舌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婁敬委輅胡脫輓亡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榮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翰曰婁敬本輓車之便乃委棄其車見高祖言便宜高祖即日徙都長安此適時之務也輅謂以木當輅以輓車也不拔之策言其策定不可移也善曰論語摘輔像曰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子貢掉三寸之舌動於四海之內

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

儀得也向曰漢朝承秦餘敝禮儀敗亂而叔孫通擊鼓於行陣之間及天下既定乃解去兵甲投棄戈戟遂

作君臣之儀此謂得所也善曰左氏傳曰援枹而鼓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弟子共起朝儀也呂刑

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銑曰呂刑尚書篇名刑法

之事也靡壞也言刑法壞敝秦為酷暴漢興而蕭何制造律法令其時宜也善曰尚書呂命序曰穆王訓夏贖刑

禮記曰國家靡弊鄧展曰靡音縻漢書曰相故有造蕭何

善本有律於唐虞之世則諄布內切善矣良曰諄誨也言

用蕭何律法於唐虞之世服虔曰慳有作叔孫通儀於夏

殷之時則惑矣善本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善

作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濟曰並言特異政理

不同也前漢金日磾張安世許廣漢史恭史高並貴盛夫
同勢若復使談說之士游於其間則必在亂之事與也

蕭規曹隨蕭何作律法之規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向

留侯張良也奇功若泰山響若砥征顏善本作砥蹟字應

謂計有六奇也名曰隴坻其山堆傍著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坻蹟坻

下禮切韋昭曰坻音若是理之是善曰字書曰巴蜀名

山堆落曰坻韓子曰太山之功長雖其人之贍善本智

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銑曰坻山石其崩落者聲聞數百

聲也贍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良曰事本可為而為

足也不相違疑言必從計必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濟

用也可為謂適時也事本不可為而強若夫蘭先善無生收功於章臺翰曰趙

壁而秦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使蘭相如持璧入秦秦

王見指如於章臺秦王意欲取璧而不與城也相如乃詐

言璧有瑕欲相示秦王王乃復與璧令桓瓊相如因不與

之秦王竟不得璧而還歸於趙王趙王以是收蘭生之功

也章臺臺名晉灼曰四皓采榮於南山向曰四皓謂東園

相如獻璧於此臺角里先生等四人皆老而有德避秦亂居於長安之南商

洛山中高祖時呂后使求之不來後乃來與太子游也榮

猶德也言呂后采德於南山也善公孫創業於金馬驃

騎發跡於祁連銑曰公孫弘漢武帝時射策甲科拜為博

將軍擊匈奴至祁連有功臣多乃益封五千四百司馬長卿

百戶祁連地名善曰公孫弘封策於金馬門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良曰長卿至貧乃私富

也竊私取也貲則也漢武帝將羣臣肉食賜東方朔乃拔

劍割肉以歸遺其妻也多亦肉也細君妻也善曰史記

曰文君夜亡奔相如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僅百人錢

百萬為富人居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曰晏不

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即懷肉去太官奏之上曰先生起

自責也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

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
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割炙割損
其炙也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謂比並
也默然
清靜息

荅賓戲一首 并序

班孟堅

永平中爲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爲業或譏
以無功翰曰或謂或有人也無功謂官尚卑項岱曰或有
又感東方朔楊雄自喻以不遭蘧張范蔡之時曾不拚之
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

云名而已矣

向日聖人一定其志烈士不易其心者蓋爲

舜文王周公孔子也論論道化也一定五經垂之萬世後
人不能改也分史也謂許由巢父伯成子高夷齊吳札志
自然之史不可變易也善曰淮南子曰士有
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如淳曰唯貴得名耳故太上有

立德其次有立功

銑曰太上謂太古有道之時

夫德不得

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

善本作章字良曰德

於身也時獨也功者時合則立故不違背於時也章見也
言德以潤身而功以濟世故德不得後其身而特盛功不
得背其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暇乃

墨突不黔

巨炎切濟曰棲棲遑遑憂時之不濟也席不

墨翟也突竈孔也黔黑也不暇饌食故不黑也善曰言
貴及時故不避棲遑之弊也棲遑不安居之意也章昭曰
暖溫也言坐不暇席也善曰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
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

由此言之取捨善本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善本之

餘事耳翰曰取捨謂進退觀時以務安人也向曰著作

道德也舍者守靜無為也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向曰

賓謂主人也項岱曰帶大帶也浮英華湛道德莫龍虎之

文舊矣銑曰浮游於盛美之時沈潛於道德之間見朝廷

龍虎喻有文章之盈也舊久也善曰英華猶盛美兒魯見也

以喻帝德也浮沈言其洋溢可游泳也禮斗威儀曰帝者

德其英華湛古沉字魯被也蘓林曰謂被龍虎之衣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言文章之盛久也卒不能

攄首尾奮翼麟良曰卒終也攄舒也奮振也言其終不能

也喻求振拔淦鳥塗跨騰風雲濟曰淦塗淺水而有泥者

亦如龍出於淺水以游於風雲之中也跨使見之者景善

行也善曰說文曰淦濁水不流也塗泥也

作駭聞之者響震翰曰言富貴則使人聞見其駭響則驚

者雖駭而必駭聞之者雖響而必震言驚懼之甚不俟形聲也徒樂杭經藉書紆體衡門

上無所蒂下無所根向曰枕經曲而卧鋪詩書而居也紆

居也上下無根蒂謂無援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

芒之內造制文史則舒意於天地之外精思細小之內以

成其文章也項岱曰毫潛神默記且善本以年歲良曰且

毛也芒毛之顛抄也言常用神思潛默記事以終年歲也如淳曰緬音且竟然

之且善曰方言曰緬竟也古鄧切晉灼曰以且為緬然

而器不賈占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摘勅

藥如春華猶無益於毀見最也濟曰賈賣也效呈也摘發

言有器物不賈與當於已者亦如積學累行而才用不呈於一世雖辨言如濤波之源發文如春物之華終無益於

事之先後也劉德曰賈離也如淳曰潮水之激者為濤波
韋昭曰擣布也藻水草之有文者善曰鹽鐵論曰文學
繁於春華漢書音義曰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意者且運朝夕之榮定合會之計
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翰曰賓勸主人且為權宜之計策以取富貴也
主人道由爾而笑曰向曰道爾寬閑之兒項岱曰若賓之
言所謂見勢善本作此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突善本作突與之熒
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銑曰突謂幽深之小處也榮燭小光也言其見幽深之小光未
仰天見白日之光也應劭曰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曩者
王塗蕪穢周失其馭良曰曩者昔塗道也穢謂亂也馭理
牧御之侯伯方軌戰國橫騖音務濟曰言諸侯並軌而走也侯伯諸侯也方並軌跡也項岱曰方併也軌轍
走也侯伯諸侯也方並軌跡也項岱曰方併也軌轍於是
也東西交馳謂之驚七國爭彊車既併轍騎復橫騖於是

七雄虺平閼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韓魏也虺閼猛烈也諸

夏中國也晉灼曰詩云閼如虺虎項岱曰龍以喻人君游

說之徒風颭蒲電激並起而救之向曰颭急風也電激謂

救諸侯之危也其餘姦逃必飛景附霄輒為煜育其間者蓋不可勝載

銑曰其餘謂史傳所不記者姦火飛也景影也霄煜彊盛

見言游說之人史傳所不記者有辭如烈火之飛焰馳逐

如影之附形恣為彊盛游於其間者不可勝數韋昭曰颭

風之聚猥者也音庖晉灼曰霄音畢爾之畢善曰說文

燄火飛也燄與熒古字當此之時搦女朽磨鈍鉞刀皆能

一斷良曰朽鈍謂不才之人也搦磨皆自激厲也言當此

斷割蓋亂世易為才韋昭曰搦摩也善曰韓詩外是故

傳陳饒謂宋燕曰鉞刀畜之而千將用之不亦難乎是故

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齊曰齊圍燕燕將保聊城魯仲連

將得之泣而自殺又仲連游於趙是時秦伐趙秦聞魯連
在趙為謀秦軍為之退五十里趙遂安也趙王以千金為
醕仲連棄而不受蹶棄也善曰虞卿以顧盼而指相印
翰曰秦昭王遣趙王書索魏齊魏齊亡出見趙相虞卿虞
卿度趙王終不可說恐殺魏齊乃解棄相印與魏齊間行
言以義相助而去也夫吹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蠅
乃棄相印而去也佳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向曰吹衆聲也投合也淫
感於人耳又合音律法度而淫邪不可聽者蓋為非舜禹
之雅樂也韶舜樂名大夏禹樂名項岱曰吹口吟也善
曰投曲投合歌曲也因勢合變偶作遇時之會善本移風
李奇曰淫蠅不正也易俗移風
易俗移風
非迂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善本有法也
言人因乎權勢合於變通遇與時會者雖亦移風易俗且
復事迂於道苟合目前此不可通於政體也蓋非賢哲之
長法也項岱曰容宜也或因際會之勢合變諸
之事遇時獨覽得容也本遇多為偶容多為會及至從人

合之衡音人散之良曰關東為從關西為橫從人謂蘇秦
合六國以備秦也橫人謂張儀佐秦散

六國之徒使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外游者亡命謂棄君命而
棄君事秦也

不得志也漂說謂浮詭之言騁辭謂馳辯之說皆欲感動
於人君也項岱曰委君之徒謂之亡命謂亡君命也善

曰左傳陳敬仲曰羈旅之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術謂帝
臣杜預曰羈寄也旅客也

道王首霸道而商君說秦孝公用此三術李公用其霸術
也鑽者取必入之義也如以鐵鑽之也服虔曰王霸富國

強兵為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向曰要致也謂始皇為
三術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

時務謂六國更相攻伐爭為雄伯之務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
風發於天以喻君上塵從下起以喻斯等

以求一日之富貴良曰言據傲倖乘邪險以求朝為榮華
富貴也一日言个久計也

久而作善本顛顛福不盈皆細禍溢於世盈目匡者言不久
濟曰皆目匡也

也李奇曰當富貴之閒視之不備目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

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激君吕行詐以賈

古國翰曰韓非設辯說以激發秦始皇之也秦昭王子

以為奇貨乃謂之曰吾能大子之門不韋乃以奇物玩好

以遺秦主夫人請立子楚為太子昭王薨太子立為莊襄

王賈者言如以奇物玩好賈買於國之恩也項岱曰凶人

謂商鞅之輩臨死敗皆悔恨之言吉士班固以自詆也尚

書曰其說難既遭其身乃囚向曰韓非作說難之書欲以

惟吉士說難既遭其身乃囚為天下法式上書既終而為

李斯所疾乃囚而死秦貨既貴厥宗亦墜銑曰秦貨謂

終也應劭曰適好也以莊襄王為奇貨始皇則莊襄王之子故云秦貨既貴貴

者言為王也始皇初即位乃尊不韋為相國太后有私於

不韋始皇知之免相國不韋飲鴆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

而死故云厥宗亦墜善曰向注

孟軻養浩然之氣良曰抗舉也孔子云不義而富且貴於

我如浮雲孟子云養吾浩然之氣浩然

自放逸也善曰孔叢子子彼豈樂為迂夫闊哉道不可以

思曰抗志則不愧於道貳也濟曰彼謂孔子孟軻也言孔孟豈樂為遠闊富貴之

子復端於始歸成於終擬聖人之道豈可二行如斯鞅韓非不韋之徒也方今大漢洒所掃群

穢夷險芟荒翰曰洒掃群穢謂剪除暴亂也夷平也言險

作交字善曰廓帝絃恢皇綱向曰廓開也恢大也言開

掃即今掃字也岱曰絃張也皇君也善曰基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銑曰

許慎淮南子注曰絃維也義也農神農也規規矩也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

函舍之如海養之如春良曰如海含養萬物納入百川

記曰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是以

朝錯新書曰臣聞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

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濟曰六合四方上下也同源共

天地四
方也
沐浴玄德稟仰大和
韓曰稟受也言受大和平均之道也
善曰史記太公曰

沐浴膏澤尚書曰玄德外聞法言
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
枝附葉者
善本作著
辟猶草

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
向曰言上下相親附
得氣者

蕃滋失時者零落
銑曰言仕者得太和之氣者則盛失道者則去位也蕃滋盛也零落喻失位也

項岱曰蕃盛也零凋病也言遇仕者昌
參天地而施化豈

云人事之厚薄哉
良曰參三也言天子之德如天地覆育萬物天地為二兼天子為三故云三天

地言其如天地之化豈有人事而能知其厚薄之德項岱曰參三也言漢家之施化布德周參天地豈人所能論邪

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覲
濟曰吾子謂

言其以遠之所聞為明
欲從整
毛敦都
而度高乎泰山懷

沈
軌音
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
濫小泉也重淵海也

喻賓以小泉欲窺我大道亦如小丘小泉比度測量太山之高海水之深亦不可至服虔曰敦音頻頻立也應劭曰

爾雅曰前高整立如覆敦者敦立也爾雅曰沈泉穴出穴出灰出也濫泉正出正出湧出也郭璞爾雅注曰敦孟也

賓曰若夫軼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
商鞅李斯也

項岱曰周衰王霸起軼斯說得行故言衰周凶人也
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

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
向曰言上古之士行道成名可述於後世者豈有默然無

所制作而
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

言通帝王謀合神聖
銑曰言不然也謂亦有所制作也

於箕子問以天道政理之事言此二臣所謀皆達帝王之至理合於神明無所不通
善曰尚書曰咎繇矢厥謀又

曰武王勝殷以箕子殷說夢發於傳巖周望兆動於渭濱

向曰殷王高宗夢賢臣乃得說於傳巖之野周文王卜兆遇得太公呂望於渭水之濱也
善曰尚書曰高宗夢得

說使百工營求諸傳叢史記曰太公望以魚釣奸周西伯
將出占之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熊所獲霸王之輔西
伯果遇太齊寧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眉垠音銀日寧
公謂濱威有賢才家貧貨車於道側見齊桓公過於路乃為高歌
相公聞而納用之康衢道路也張良步游下邳圯上有一
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良受之後佐漢高祖
定天下也邳地名善曰爾雅曰五達曰康四達曰衢晉
灼曰垠涯也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
之策展無窮之勲也良曰俟得也言上四人皆待天命是
故能立必成之計申其大功也建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
立也展申也無窮言大也勲功也建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
興董生下帷發藥儒林濟曰近者謂漢時也陸子賈也賈
仲舒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井發文謂著春秋繁露也儒
林謂列於洪儒之林言文儒多如林木故名林鄭玄曰優
游不仕也善曰史記曰高帝拜賈為太中大夫謂賈曰
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何陸生乃祖述

存亡之徵凡著十三篇號其書曰新語文曰董仲劉向司
舒以治春秋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或莫見其面劉向司
籍辨章舊聞楊雄譚思法言太玄翰曰司籍語主司與籍
行於世也譚深也楊雄著書十二篇號曰法言又作太玄
經萬餘言項岱曰可主也籍書籍也善曰漢書曰光祿
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卷書已向輒條其篇目
撮其旨意錄而奏之又曰楊雄譚思渾天文譔十二卷象
論語號曰法言渾皆及時君之門闢究先聖之壺苦與向
天即太玄經也言渾皆及時君之門闢究先聖之壺苦與向
言陸賈之徒所著述皆及時君之意臻之於門闢之下而
君納而行之闢宮中門也究盡也壺內與室也言能盡先
聖之大道者如入於先聖所居室真善本無婆娑乎術藝
中應劭曰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壺真真字婆娑乎術藝
之場鏡曰婆娑縱逸兒也項岱曰婆休息乎篇籍之園以
全其質而愛其文良曰言篇籍多如苑囿之育用納乎聖
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翰曰烈業也炳光也亞次也言
陸賈之徒進納文章發明天子

之聖德業光乎後世此豈非次於傳說太公之徒歟項岱曰聖德明君知賢而納用之也烈業也後人著書傳之後

世若乃夷伯夷抗行於首陽惠善本作柳惠降志而辱仕向

夷謂伯夷也抗立也首陽山名言其立行不食周粟而死於首陽山也惠謂柳下惠也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

也言其能降志顏潛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顏回

厚身而為仕也潛於陋巷之中不改其樂一簞食一瓢飲魯哀公西狩於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孔子見之曰此麟

也孔子遂脩春秋上自隱公終篇於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也善曰春秋元命包孔子曰丘作春秋始於元終於

麟王道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善本有也字良成也

聲名達於天下塞於深淵真吾徒之師以為上也表上也項岱曰言若此之榮名上達皇天下洞重泉也且吾

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善曰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孔安國論語注曰方猶常也

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濟曰言文質同異各在一時此

聖哲之道所常然也哲智也項岱曰或施質道或施文道此王者所以為綱維也善曰春秋元命包曰一質一文

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垂而復故項岱曰有同仕遇而進有異不合而退此聖人之常道故

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庾俱反翰

所好也爾汝也天符天性也向曰供猶全也腴膏腴也言研味道德之膏腴項岱曰符相命也腴道之美者也

善曰文子曰不言之師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神之神善本

作之名其舍諸鏡曰以精神聽察時事及有善惡之名皆將捨之勿繫於情也項岱曰有賢智君子

行之如此神豈舍之乎將必福祿之賓又不聞和氏之璧

善曰毛詩曰神之聽之式穀以汝

韞於荆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砥示不知其將

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良曰韞藏也言璧藏於石中珠在蚌蛤之內歷

世莫能見之及其理而剖之則景曜英精遠千載而有光

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王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成

王使王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淮南子曰
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高誘曰隋侯見
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江應作虯龍潛於潢汙

鳥魚黿鼉列之欺慢也項岱曰天有九龍應龍有翼服虔
謂之潢不洩謂之汙不觀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

而踈捷皓善本蒼也行也皓蒼天也項岱曰忽荒天上也
吳蒼皆天名也善曰徐廣史記注踈音故夫泥蟠盤而

天飛者應作虯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銑
先賤謂在石蚌之時未見光色也後貴謂時暗而久章者

君子之真也良曰處暗君之時久守明道也章明也項岱
懷德雖初時未見顯用後亦終自明達如應龍蟠屈而外

攜佳人兮不能忘濟曰佳人謂群臣也善曰禮記泛樓

舫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翰曰舫上起樓故云樓舫

作太舫上施樓故號曰樓舫列女傳簫鼓鳴兮發棹歌善

曰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杳冥冥也善曰應劭漢書注曰

棹歌引歡樂極兮哀情多也向曰物極必反故樂極而哀多

哀來必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善曰古長歌行曰少壯

歸去來一首善曰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

陶淵明銑曰潛鳥彭澤令是時郡遣督郵至縣吏

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自解印綬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良曰蕪謂草也胡猶何也

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濟曰思求於祿故形

何所惆悵而獨為悲善曰淮南子曰是皆形神俱役者也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悟已往之不

諫知來者之可追韓曰心悟已往之事不可諫而來事亦

善曰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向曰迷途已見立遲與陳伯之書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

善曰迷途已見立遲與陳伯之書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

年六十而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末舟遥遥以輕颺風飄

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飄而吹衣銑曰行舟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許微曰良

問前路遠近也熹微曰欲暮也善曰毛詩乃瞻衡宇載

日馳驅征夫聲類曰熹亦熙字也熙光明也欣載奔良曰衡宇謂其所居衡門屋宇也載則也欣則奔

喜而至也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也僮僕歡迎稚子候門濟曰稚小也候門謂於門首伺候潛

到也善曰周易曰得僮僕貞史記

日楚懷王三徑就荒松菊猶存翰曰昔蔣詡隱居幽深開

推子子蘭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已就荒蕪也善曰三輔史錄曰蔣詡字元卿舍攜幼入

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皆挂廉逃名不出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

其枝柯相掩覆以為可榮故悅也善曰戰國策曰扶老

攜幼迎孟嘗君嵇康贈秀才詩曰旨酒盈樽陸機高祖功

臣頌曰怡倚南窗以寄傲五審容膝之易安銑曰北郭先

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言審思此事則所園日涉以成趣

須非廣亦可謂易安其身也善同銑注門雖設而常關良曰言田園之中日日游涉自成佳趣善

謂之趨中庭謂之走郭璞曰此皆人行策扶老以流憩時

步趨走之處因以名趨避聲也七喻切矯首而游善本飛而知還翰曰言

口王逸楚辭雲無心以出岫鳥勸作倦雲無心以出岫鳥勸注曰矯舉也

之氣無心意以出於山岫之中自喻心不營事自為縱逸
言鳥畫飛勸而暮還故林亦猶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

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向曰撫攀也謂賞其堅貞故盤桓而戀之盤桓行不

進進鬼一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時翳翳而歸去來兮請息

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善曰列子曰公

孫穆屏親昵絕交遊相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

故絕異者常為世俗所遺失焉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曰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悅親戚之情詒樂琴書以消憂農人

告余以春將有事乎西疇良曰有事謂耕作也西疇謂潛

琴書以滌暢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為疇或命巾車或棹

孤舟濟曰巾飾也言裝飾其車或舉棹於孤舟將游行也

禮注曰巾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善曰窈窕長深

猶衣也

行瓶以尋之也崎嶇險也駕車以涉之也善曰曹據

贈石荆州詩曰窈窕山道深埤蒼曰崎嶇不安之貌也木

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向曰欣欣春色見涓涓泉流

樂也家語金人銘曰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銑曰

涓涓不壅為江為河死也言感吾人生行將死也善曰大戴禮曰君道當則

萬物皆得其宜郭璞遊仙詩曰吾生獨不化莊子曰其生

若浮其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良曰

也曷何也言何不委棄常俗之心任性去留也善曰尸

子老來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琴賦曰委性命兮任

去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濟曰帝鄉

善曰孟子曰傳云孔子三月無君則遑遑如也孔叢子孔

子歌曰天下如一欲何之大戴禮孔子曰所謂賢人者躬

為匹夫而不願富貴莊子華封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

人謂堯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音茲協韻翰曰懷安也孤獨也言安此良辰獨

耘云耘往田園以習其性植杖謂插其所執之杖於田

以除田中之草也耘耔謂除草也善曰東征賦曰選良辰而將行惟南子要畧曰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論語曰植其杖而耘毛詩曰或耘或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向曰東臯營田之所也春事起東故云東之陽毛萇詩傳曰舒緩也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銑曰聊且也乘化謂乘其運會也歸盡謂死也奚何也善曰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莊子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歸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序上

毛詩序一首

卜子夏翰曰家語云卜商字子夏衛人也孔子弟子為魏文侯師善本同注

鄭氏箋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良曰關雎篇名美后妃德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上去平也數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向曰中謂中心也形見也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求歌之求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銑曰上下相應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翰曰無主兵戈興動故人困也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齊曰近也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良曰經治也厚善本人倫美教化移

風俗翰曰厚謂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

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

史諫向曰主文謂立詞文雅也譎誘言之者無罪聞之者

足以自戒故曰風銑曰言者謂諷諫也善曰譎風化風

商相應也譎諫諒歌依違不直諫也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

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翰曰變其風雅以至夸麗國史明乎得失五臣

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良曰苛吟諫情性以風

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

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

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濟曰一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

謂之雅雅者正也向曰形見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翰曰政則正也

言正天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

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善本也

翰曰四始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始者王道興衰之始也善曰始者謂王道興衰之所由也然則關

雝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向

周南篇名善曰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坂周被江漢之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

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

化之基良曰鵲巢騶虞周南召南皆篇名也正始之道謂南王王道之始也基本也善曰先王斥大王王季

文王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

哀窈窕思賢才翰曰哀念也善曰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為衷衷謂中心念怨之也而無傷

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善曰無傷善之心謂好仇也

尚書序一首

孔安國

向曰漢書云孔安國以述尚書為武帝博士又為臨淮太守善注同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向曰書契謂符信印璽也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也濟曰倫次也誥言也與深也揆致也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良曰求天地萬物之義也九洲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翰曰志記也言書記之也言九洲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

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向曰孔子即安國十生一代理故云先君

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良曰言見史籍之不能一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

脩春秋翰曰刪謂刪略也約謂依約也讚易道以黜八索良曰讚述也黜退也言退而不

收迷職方以除九丘向曰職方書名也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

訖于周翰曰討尋也墳典即三墳五典也訖至也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

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向曰芟除草也夷平也言墳典之辭有煩亂難錯者皆除

之如芟荒草而平之也有浮豔之辭如典謨訓誥誓命之

刀翦而截之宏大也垂世謂行於後世

文凡百篇錄曰典謂堯典舜典也謨皋陶謨也訓伊訓也誥康誥之類也誓泰誓等也命顧命之類皆篇

名如此之類摠者良曰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恢大

也良曰帝王以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

也良曰孔子弟子三千人也徒衆也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

學士逃難解散濟曰逃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向曰

孔子也藏書向曰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向曰

於壁中也向曰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

餘篇以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

王翰曰魯共王漢景帝子名餘為魯王謚曰共也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

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

經皆科斗文字向曰科斗古文也王又外孔子堂濟曰王即聞金

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

人無能知者翰曰言時人無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

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良曰言隸古者創古文更以竹簡

寫之翰曰前漢時猶未有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

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

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

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濟曰悉盡也送官藏

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良曰承天子之

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向曰於是安國乃研精深采

撫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

翰曰撫拾傳解也約依約也敷布暢
通厥其旨意也將來謂後之學者
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
篇向曰冠正也言正既畢濟曰言定篇已會國有巫蠱事
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銑曰巫蠱謂時江充誣矣太傳之
子孫以貽後世翰曰言既不復聞奏天子乃欲自傳子孫以遺後世也貽遺也若好古博
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一首

杜元凱

翰曰臧榮緒晉書云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平吳有功加特進

善同翰注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

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

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良曰錯雜也年有四

時舉其春秋以立名不必兼言冬夏也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

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

向曰大竹曰策小竹為簡木版為牘

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

去

而魯

謂之春秋其實一也

銑曰檮杌乘皆春秋之別名

韓宣子適魯見易象

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

所以王

善本有也字濟曰言知周室為王之所由

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

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

書

翰曰上之人謂自孔子已上之人也赴告謂有事則來告於魯乃為策簡而書之

諸所記注多

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志記

也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之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

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濟曰害亂也刊削也其餘則皆即

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

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

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

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

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

良曰畧不盡舉謂略之不能盡為舉說也身為史國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

之其文緩其旨遠向曰緩約旨意也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

葉究其所窮銑曰究盡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靡而飲之使自

趨之翰曰使學者優柔尋之自求義理既得若飽而靡飲其自趨進道業而不患不知也飲猶食飽也若

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

發九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向曰凡猶條目也周公之垂法史書

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

成義類者銑曰其理微暗者使明之其道幽隱者使開之闡開也其皆據舊例而發義

指行事以正褒貶良曰喜者褒之惡者貶之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

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

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

而暢之也濟曰暢通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

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
 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善本作而彼稱族尊君命
 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
 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
 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善本作壁假許田之類
 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桶天王
 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翰曰楹屋柱也桶椽也五曰懲惡而勸善
 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
 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向曰逢事如此類者生其義矣觸逢也長生也附于
 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濟曰假設

或有人問將欲復答重明其義春秋以錯文見義錯曰錯雜也若如善本作此所論

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然猶如此也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

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

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

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立明之傳

於立明之傳有善本所不通皆沒而不說翰曰謂十數家所言者如此也

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良曰膚淺也言諸家及更淺引公穀以訓解春秋是

足終無益也自亂預今所以為異濟曰言預今所專脩立明之傳

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惣歸諸凡推變例

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

向曰俟待也言有疑錯之事則備論闕而不斷以待後賢而補之

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

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

違以見同異

統曰違謂與理相乖

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

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

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

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

詳論

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

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

銑曰孔子卒後而為或人所謗云孔

子自立為素王以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

辟善本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翰曰

麟之時以而左氏經終孔丘卒向曰至孔子卒時為終篇敢問所安

銑安何也言敢問所以何為也

荅曰異乎余所聞翰曰言與我所聞異仲尼曰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

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

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

絕筆於善本獲麟之一句者善本無所感而起固所以為

終也曰然則善本無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

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

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良曰言隱公是周公之祚胤也

若平王能祈天求命紹開中興濟曰初求也紹繼也言平王能求天之福以求天命

繼先王之業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向曰弘大則西

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翰曰西周謂平王未東遷之時是故因其歷

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銑曰會所

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則周正也所稱之公則善本

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濟曰答上或問之云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此

所以分別不黜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

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善本作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

旨遠辭約則義微良曰旨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

身之防濟曰言以忠信禮樂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善本

作患非所聞也翰曰言既作忠信方復隱諱其事欲以避

避當時子路欲善本無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向曰

之害也尼素王立明素臣又非通論也銑曰此亦先儒以為制作

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迹誣

向曰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知射亦不在三教

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

其實翰曰言作春秋起獲麟之時則文之終篇至於反袂

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銑曰或自言孔子獲麟感之而

泣以袂拭面曰吾道窮矣言此

事虛說亦不可
取之為實也

三都賦序一首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左思作三都賦世人不重皇甫謐有高名於世思乃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也

皇甫士安

良曰晉書云皇甫謐字士安安定人也至出二十始受書常患風痛疾猶手不輟卷至忘寢食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左思三都賦成謐見之為之作序以稱其善也善本注同

玄晏先生曰

濟曰謐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號曰玄晏先生也玄道晏安也善曰謐自序曰始志

乎學而自號玄晏先生玄靜也晏安也先生學人之通稱也

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

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

翰曰

敷布也言布弘體物以合物理使人不能加益之善曰漢書曰傳云不歌而頌謂之賦漢書曰登高能賦可以為

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列為大引而申之故文

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

善曰周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

事畢矣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

善曰法言曰詩人之賦麗以則昔之為文

者非苟尚辭而已

善曰法言曰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

將以貫善本

之王教本乎勸戒也

善曰說文曰紉系也女九切

自夏殷以前其文隱

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

向曰言周兼於夏殷

二代文質兼備也監兼也頌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都郁乎文哉吾從周又子曰其

或繼周者雖

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

詩善曰漢書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止也孔子絕取周詩

詩人之作雜

有賦體子夏序詩善本有

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

之流也

善曰西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

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

銑曰類

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

善曰漢書曰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而賢人失志

之賦

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

良曰炳明也善曰

西都賦序曰文章炳焉

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

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

善曰漢書曰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譏

憂國皆作賦以風喻咸有惻隱古詩之義班固漢書述曰蔚為辭宗賦頌之首

及宋玉之徒淫文

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

善曰言後世因宋王言過其實故有誇侈

爭競之文自此而起風雅之則於是乎乖

善曰漢書曰其後宋玉唐勒競

為侈麗宏廣之語沒其風諭之義法言曰辭人之賦麗以淫

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

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

恢誕皆大也空類謂言不附實但為空大善曰孔安國尚書大傳曰誕大也

大者罩天地之表

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廈

善本夏接榱

不容以居也

榱榱也皆謂說事過實也

其中高者至如相

如上林楊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

光

向曰馬融作廣成頌王生謂王文考也靈光謂靈光殿賦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馬融為校書郎時鄧太后

臨朝遂寢蒐狩之禮故猾賦縱橫融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上廣成頌以諷諫

初極宏侈之辭

終以約簡之制

銑曰宏大

煥乎有文蔚爾麟集皆近代辭

賦之偉也

良曰蔚爾文盛鬼麟集言次序也偉美也善曰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煥乎其有文章也

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難蜀父老曰麟集仰流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

濟曰常產

謂土地所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

善曰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而

長鄉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翰曰司馬長卿揚雄所出也中域謂中國也則長卿上林而言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言玉樹青葱是也虛張異類託

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景善本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日向

雷聲發而衆蟄同啓若影之附於形如水一流一過不復反

矣如此亦久也景歎也宕過也非一時言久也善曰徐廣史記注曰祖者宗習之謂也蔡邕郭有道碑曰望彤表

而景附謝沈後漢書序善本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圯平裂裂銑曰

也潰亂也圯毀也毀裂謂三國各據守一方也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

據函含夏良曰孫劉謂孫權劉備也交益吳蜀地名函夏

馬賦善本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環琦可以

偏王良曰作者謂左思也環美琦大而却為魏主述其都

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禽善本滅比亡國

而魏氏善本無以交禪比唐虞既以善本著逆順且以為

鑒戒善曰漢書曰甚誘逆之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

之富魏跨中區之衍濟曰梁岷二山名荆南地考分去次

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翰曰分次謂星之分野也牽牛婺女翼軫星皆楊荆之分屬具也善

參益州分餘皆屬魏分也殖物謂土地所出之物也善

日星之分次物之生殖也周禮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

封域又曰動物宜阜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

年而語矣向曰言二國不可與魏同年而語矣謂魏二國

之士各沐浴所聞統曰二國吳蜀也沐浴洗滌也所謂得

洗滌其耳也善曰史記曰太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

史公曰成王作頌沐浴膏澤

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

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良曰各自說本土為樂其人皆善矣良善也作者

又因客善本有主字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

出可得披圖而校濟曰披開校比也言可開圖畫者以此杜預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

豈誣也哉銑曰按憑也誣虛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

思歸引序一首

石季倫

向曰思歸引古曲名崇為太僕卿有思歸之意故有此作今集者但收其序而不錄其詞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銑曰大志謂高尚之志也夸猶極也邁遠也言

極遠於流俗之事與世不羣也弱冠謂年二十時也善日臧榮緒晉書曰崇早有智慧年二十餘有修武令有能

名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遊哀吾慷慨多大志歷禮記曰不從流俗班固漢書述曰矯矯賈生弱冠登朝

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崇為大司農坐未被書擅去官免

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善曰魏太祖祭喬玄文曰非遂至親之篤好肯胡為此辭哉

肥遁於河陽別業良曰肥猶美也言美其隱遁之事而居於河陽縣名別業別居也善

日周易曰肥遁無不利其制宅也却阻長隄前臨清渠栢木幾渠依於

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濟曰幾近也舍謂屋也善有觀閣池

沼多養鳥魚翰曰觀臺也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向曰技樂也善曰

揚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人出則以游目弋釣為事入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

則有琴書之娛銑曰出謂出游也弋取鳥也釣取魚也入謂歸入室也善曰楚辭曰忽反顧以遊

目劉歆遂初賦又好服食咽伊氣志在不朽傲然有陵善本

日玩琴必條暢

作凌雲之操向曰服食咽氣志在不朽謂求長生也操猶字如既奏大人賦天子曰飄飄有凌雲歟許復見牽羈婆娑

於九列九列謂仕宦如以物牽引而羈繫也婆娑游處也

為太僕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求歎翰曰賈逵國語茫曰善

悲憂傷援琴而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

此曲有絃無歌今為作樂善本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

者令造新聲而播善本絲竹也銑曰播布也善曰

文選卷第四十五 終

文選卷第四十六

序下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序下

陸士衡豪士賦序一首

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任彥昇王文憲集序一首

豪士賦序一首

陸士衡翰曰豪士謂智勇人也機惡惡見齊王固自矜其功有箕位之心因此賦

以諷之終不肅矣文選但錄其序莫載其
賦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機惡齊王固矜
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亡作豪士賦呂氏
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騭
揚朱孫臆王參兒良此十人者皆天下
之豪士也然機猶假美號以名賦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

一也善曰左氏傳穆叔曰何則脩循善本作心以為量者

存乎我聲常存乎我也善曰言立德必循於心故存乎

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良曰立功於人以成其事是以

必因於物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繁乎物者豐約唯所

遭遇濟曰域謂身也豐約大本也善曰言德有恒落葉

俟微風善本作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善曰漢書王恢謂韓

遇者不可以孟嘗遭雍門而泣琴之感以末善曰桓子新論

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定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竊

為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游童牧豎躑躅

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

唱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

揮角羽初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歎歎而何者欲隕之葉無

悅之是琴之感以末也五臣同善注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啟於天理

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葉言

遇時也善本無言遇時也一句向曰斗筭小器也善曰

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為仲父論語子貢曰故曰才

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善本有也字鏡曰言

人功必倍之唯此時為然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

矣良曰歷徼也徼取也伊周謂伊尹周夫我之自我智士

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是相物謂物皆相輕

此雖智士猶嬰繞以為累昆蟲之徒亦有此情也善

曰孟子曰爾為爾我為我文子曰譬吾處於天下亦為一

物也然則我亦物也而物亦物也物之與我何有以相

物也禮記曰昆蟲未蟄鄭玄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

而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勲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

其俯仰顧眄曰挾帶也勲功也神器天下也稱其光暉承其

天下神器不可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平功

在身外任出才表善本作哉向曰心玩其所欲以為常安

也功在身外不可自矜也任出才表言位重戈輕也善

曰史記汲黯曰上置公卿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

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鏡曰斯猶同也言生人所大

好榮惡辱好利惡害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良曰忌人

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之陵上者則鬼神害之也不免謂不免於鬼神之誅也

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狼曠曰周忘有之

勇則害上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濟曰操執也

登於明堂殺之常柄而天下之臣任其大節佐安社稷也善曰韓

子曰操生殺之柄此人主之勢也左氏傳仲尼曰唯器與

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絃服荷戟

所司也政之大節也立乎善本作廟門之下援于旌誓衆奮於阡陌之上善曰

黑衣也荷執援引奮起也君命天也而天命可讎之乎而

欲有大逆之事也漢宣帝時代郡太守任宣謀反及誅後

任宣之子章因帝欲祠廟遂衣黑服執戟立于廟門之下

以待天子欲報父讎乃發覺伏誅楚將項燕為秦所殺項

梁與諸侯引旗誓衆約將滅秦以報父讎也阡陌道路也

善曰過秦論曰陳涉躡足行伍之間而俛起阡陌之中斬

木為立揭干為旗餘見翰注沉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向曰異世

於君者尚以為大逆之道況乎今者代天子之政以行制命自臣下而裁成於物此為臣陵其君非臣下之道

下尸子曰天生萬物聖人財之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

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斲曰大匠為

天子在上同所尊也故人有代匠斲者非其所宜故為斤斧傷也臣代君制非其所順必為天下所誅也

子曰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

人人主所不久堪良曰衛獻公之時政由大夫甯氏不由

臣見之慷慨發憤人主當之不能久堪其敵也善曰左

氏傳曰衛獻公使甯喜言曰苟反國政出甯氏祭則寡

人是以君爽快快於亮切善不悅公旦之舉濟曰君爽邵

悅貌公且周公也邵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邵公不悅疑周公公有異志於成王也善曰漢書景帝目送周亞夫

非此之歎歎也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翰曰漢丞相魏相

相法也側目言懼也博陸侯霍光也善曰漢書曰魏相

字弱翁遷御史四歲代韋賢為丞相封高平侯班固述魏

相曰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韋昭而

曰師師相尊法也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邸都側目而成

王不遣嫌客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善本作

向曰言周公霍光所以使其疑懼之者豈不為臣勢彊而

行君之制使之然歟昔者周成王不能遣羣臣之謗疑恨

周公於懷嫌疑客恨也漢宣帝初立謁見高廟霍光從參

乘上內嚴懼之若有芒刺在背也負則背也芒亦刺也

善同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暱善本作

焉銑曰周公之志光于四外其德富也成王之叔父其親

父毛萇曰叔父謂周公也登帝天善本作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

光上奏曰太宗亡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可以嗣孝昭皇帝太后詔可尚書伊尹曰天位艱哉李陵與蘇武書曰薄賞子以守節論語或問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濟曰周公為羣叔疏言霍光有芒刺之懼故皆時危勢劣方而得自全也傾側顛沛言危也僅劣也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生伊尹也文子越大夫文種也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七年太甲啓來殺伊尹也允信也言其抱明信之心嬰誅戮也越大夫文種為越王滅吳功大或人告其為亂越王乃賜種劍自殺齒及也言明信忠敬之道人之本也以此而死固為人臣所疑也善曰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子明允篤誠紀年曰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吳越春秋曰文種者本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禮記孔子曰儒有懷忠信以待舉史記曰勾踐平吳人或讒大夫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枚叔上書諫吳王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曰腐肉之齒利劍也

懿向曰篤厚也穆和也懿美也言厚聖和親周公之美也善曰謂周公也大德至忠如此之

盛懿曰謂伊尹文種霍光也善曰謂霍光也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

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鳥觀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

銑曰言聖賢盡忠尚不免讒言過此以往中庸之人何有見其可存者也是以安危之理斷然可知也惡何也識知

也善曰鄒陽於獄上書曰不奪乎衆多之口又況乎饕土大名以冒道家之忌

運短才而易去聖哲所難平者哉良曰饕貪也易輕也道家所以為忌富貴而驕

也聖哲所難其志不易善曰穀梁傳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莊子曰功成者隳

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

濟曰權勢過甚則身危之本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

也去遠勢利則求安之先也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翰曰不知此理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

不畜之威

向日言見百姓謀欲害其已身則申令於宮寢嚴自警守以崇不積之威畜積也言無積德也

善曰左氏傳曰公待於壞墮申宮警備設守而後行杜預曰申整宮備也懼萬民之不服則嚴

刑峻制以賈

古

傷心之怨

銑曰行嚴刑峻法必取怨傷亦如以財買物也賈買也善曰

新序曰商鞅為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杜預左氏傳曰賈買也尚書曰民罔不盡傷心然後威窮

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

良曰震懼也言使人主懼也善曰漢書蒯通說韓信曰臣聞勇畧

震主者身危功衆心日侈氏危機將發而善本有優仰瞻

蓋天下者不賞直躬謂足以夸世齊曰毛詩曰或棲遲偃仰魯靈光殿賦笑古人之未工忘

善曰毛詩曰或棲遲偃仰魯靈光殿賦笑古人之未工忘

善本有已事之已拙翰曰笑古人之道未盡善也而知曩

亡字勲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向曰從知前日之功可以自是矜暗成敗之理必有運會也

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音赴顛曰顛仆謂傾倒也風起塵合而禍至常

酷善本有也字良曰風起則塵飛而合暗言禍速應也酷猶法也善曰答賓戲曰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

勢頃岱曰彼謂李斯輩也風發於天以諭君上塵從下起以諭斯等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

寵祿之踰量去蓋為此也濟曰過已謂虛有大有大各而才不

此也若謂顛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惡心有人情有所

仆禍酷之事而游子徇善本作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

人之大端則賢愚所共然善曰禮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若人之大惡存焉故惡欲者心之大端也

生之分唯此而已向曰游子謂游官之子也徇求也夫蓋世之業名莫大

焉善曰漢書曰項羽歌震主之勢位莫盛焉善曰震主率

善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

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也言假使功成之人少覽天道

知運盡不可更益也盈滿不可久持也故超然自引而去

而益謙毛詩序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司

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

盛仰邀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良曰魏巍高大貌洋洋

將來史籍之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謂好道德

也愆節彌效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劭謂不絕

也愈益也善曰此之不為彼之必昧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簣之釁豐字積成山岳鐵曰

之大跡塞之成小流喻功大而為一罪所蔽矣堙塞也窮

小也一簣一籠土也釁罪也言若長惡不改如一簣之土

漸積以成山岳之大名編凶頑之條身馱荼

毒之痛豈不謬哉良曰編次也凶頑之名也荼毒之痛謂受刑網也

善曰毛詩曰人之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善曰風俗通曰周禮女

者絮也於水上盟絮也已者社也邪疾已去

祈介祉也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

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

除不祥也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摯虞

曰三月曲水其義何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

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月而俱亡一村以

為怪乃招携至水濱盟洗遂因水以泛觴曲

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所談非好事尚書郎

束皙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說其始昔

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

隨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

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

為曲水二漢相沿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

十斤左遷仲治為陽城令裴子野宋略曰文

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觀飲於樂遊苑且
祖道江夏王義恭有詔會者咸作詩詔太子
中庶子顏
延年作序

顏延年

水之上執蘭招魂夜除不祥上巳之日於溱洧兩
也曲水者引水環曲為渠以流酒盃而行焉
是時宋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三日飲于樂
游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
陽士義李命延之為序也

夫方榮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向

方策今之史書也鐘石樂器也畢陳謂奏之也舞謂手舞
詠歌詠也皆帝王宴樂也善曰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
武之道布在方冊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
之義所推期運明受命之際郭象莊子注曰皇王殊迹隨
世為名漢書曰石曰磬金曰鐘毛詩
序曰歌詠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
雖淵流遂往詳略異
聞
銑曰淵流本原也詳略論說也言帝王之道皆有音樂
宴會雖因時權變源流遂往而論說其道者所聞不同

善曰上林賦曰恐後代靡麗遂往而然其宅天衷立民極
不反春秋序曰史有文質辭有詳畧

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
子居天心立人本莫不崇焉宴

樂之道以敬守其位也神明敬也善曰東京賦曰豈知
宅中而國大呂氏春秋曰古之王者擇天之中而立國擇

國之中而立宮周禮曰設官分職以
拓土世貽統固萬葉

而為量者
善本有也字濟曰拓廣也貽遺統緒也葉代也
量大也言廣世葉以遺後緒使堅萬代而成乎

大道也善曰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跡垂統必有宋函
侯聖賢晉中興書詔相玄曰蕃衛王家垂固萬葉

夏帝圖弘遠
善曰函夏中國也言有宋奄居中國也弘大
也善曰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書服

虔曰函夏諸夏也孝經鉤命
史曰立乃授帝圖撥秘文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

向曰定鼎猶定天下也大造造化萬物以得其所者言高
祖規矩同於大道也善曰宋高祖也左氏傳王孫滿謂

楚子曰成王定鼎于郊
莊子曰夫
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者為道
皇上以觀文承歷景

屬宸居

銑曰皇上謂文帝也敬聖景明屬繼也宸居帝位也言文帝以聖文之德以承歷數明繼先帝位也

善曰皇上宋文帝也尚書曰獻哲文明又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光景連屬也典引曰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隆周之卜既求宗漢之兆在焉良曰周室既而衆星拱之

漢丞相陳平等共誅諸呂使迎代王立之王卜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遂即位爲文帝也宋爲漢後故云宗漢言宋祚將興周漢同也善曰楊雄河東賦曰朕隆周之大寧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鄆卜世三十

卜年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宜招於元輔齊曰正體謂太元君也言宰相於東宮也東宮曰少陽也王宰宰相也哲智也

禮記注曰東郊少陽諸侯象也王宰已見曲水詩毛詩曰宜哲維人文武惟后班固涿邪山文曰耽耽將軍大漢元

輔晷緯昭應山瀆效靈錯亂也山謂五岳瀆謂四瀆也效

呈也言五岳四瀆呈其神靈以示我福也善曰說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効

靈山出器車瀆五方雜還合四隩於來暨向曰五方四方

物殷衆也四隩四方蠻夷也暨至也善曰漢書曰京師

而四隩選賢建戚則擇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

實以爲公侯則擇其美行可法則者選賢才以居職立親戚

也故實先王之道也善曰左氏傳士會曰楚君之舉也

尚書穆王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毛詩序曰能酌先祖之

道以養天下國語楚穆仲謂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

資於遺訓而大予協樂上庠肆教良曰大予樂名協和也上

東觀漢記孝明語曰正大樂官曰大予章程明密品式周

備濟日品品秋也式猶法也善曰漢書曰高祖命張敖定章程謝承後漢書田魏朗爲河內太守明密法令漢

書曰宣帝振機國容砥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周密品式備具國容砥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百官上下之義也砥令謂觀號令也象物謂象熊羆虎豹之威猛也善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左氏傳曰士會曰薦敖為宰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

內輜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于外向曰箴戒也言太史之官作戒以戒

天子百官之闕失也天子所言則左史書記之校文講藝之官謂儒學之職采謂采拾遺闕之事箴曰輜車朱軒使者之車也言使臣能來遠荒之國以為王臣振起王化於遠方之人也論德論天子之德也善曰左氏傳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禮記曰言則左史書之西都賓曰啟發篇章校理秘文講論于六藝稽古於同異揚雄荅劉歆書曰常聞先代輜軒之使風俗通曰周秦常以八月輜軒使採異代方言辨亡論曰輜軒騁於南荒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西征賦曰銜命則獲屬國震遠則張博望賴莖素纈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軌余漠之貢府無虛

月良曰賴莖朱草也素纈白虎也并柯連理木也共穗嘉禾也皆太平之瑞也言於國史上書之不絕言常有之

濟曰言遠方之國山作棧道海濟舟航踰度沙漠來貢土物府庫之內每月無絕也善曰左氏傳晉司馬叔侯曰

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之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烈燧千城是可矣揚雄交州箴曰航海三萬束牽其犀

通驛萬里翰曰燧烽火也千穹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城言郡縣多也

禽迴面受吏向曰穹居之君匈奴也卉服之禽南蠻也內首迴面皆賓服為臣也稟朔稟正朔也受吏

謂受郡縣之化善曰魏都賦曰思稟正朔尚書曰島夷卉服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迴首內嚮漢書曰叩竿之君長

欲願為內臣是以異人慕嚮後民間出銳曰嚮慕德音也善曰班固漢書贊

日羣士嚮慕異人並出尚書曰俊民警蹕清夷表裏悅穆用彰漢書曰漢興詩書往往問出

良曰天子出入曰警蹕夷平也表裏內外也穆將徙縣中扣也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姦慝既弭警蹕清

宇張樂岱郊濟曰宋居江東故將欲移都於中國也將都也中宇中國也張用也岱山也郊南郊也將

欲用樂祭岱山并南郊也善曰言將徙都洛邑封禪泰山也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成池之樂於洞庭

野之增類帝之壇善本作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

之塵者久矣翰曰天子行有屬車三十六乘以從於後也望屬車者望天子來也塵者車行之塵也

善曰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類祭也西都賦曰禮神祇懷百靈司馬相如諫獵曰犯屬車之清塵日躔

直胃維月軌青陸向曰此始謂三月之時也躔次也胃星名維畔也月令云季春之月月在胃也

言曰次胃星之軌行畔也青陸東道也言立春春分月從東道也言月行於此也善曰漢書曰日月初躔星之紀

韋昭曰躔處也王仲宣思征賦曰在建安之二八星步次於箕維漢書天文志日月順入軌道河圖帝覽嬉曰立春

春分月從東青道杜預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統左氏傳注曰陸道也

皇祇天地也言春時是天地發生萬物之時若王布政惠和之日也后君也辰日也善曰皇天神也祇地神也周禮曰大宗伯掌天神地祇之禮曹植九詠曰皇祇降兮潛

靈舞爾雅曰春為發生禮記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

人又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氓善本作之願

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良曰言天子思答上天之心以惠衆人之望乃加以江夏衡陽

二王于行出蕃使布化行惠於百姓也天子乃舉羣臣出餞戒告以勤職業也上靈上天也庶氓衆人也願望也邁

行也善曰二王已見上文毛詩曰從公于邁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燕禮曰小臣戒盟者鄭玄曰君以宴禮

勞使臣則警有詔掌故爰命司歷濟曰掌故掌知故事者戒告詔焉司歷知時歷之官也善

曰封禪書曰宜命掌故左氏傳厭洛飲之禮具上已之儀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同歷過也

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向曰除曰洛飲上已並已見上文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向曰除

輦道天子行之道也禁林苑也善曰上林賦云亭臯千里言賦曰輦道纒屬西都賓曰集禁林而屯聚左關巖墜鄧都右

梁潮源略亭臯跨芝廬苑太液懷曾山錄曰關據也墜阪也梁橋也言潮水

之上作橋良曰亭臯謂野作亭也上林賦云亭臯千里言此所游之處陵略於上林之大也芝廬芝田也洛陽地名

言亦將跨越之也漢武帝太液池中有高山言我今以彼池為苑包懷其高山也善曰難西蜀父老曰關沫若梁孫原穆天子傳曰天子東外于三道墜洛神賦松石峻境日統駕乎衡阜秣駒乎芝田漢書有太液池

古葱翠陰煙游泳之所攢官在華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宮

設衛別殿周微音叫濟曰峻境島峻也葱翠青色也陰煙翔驟鳥獸也向曰離宮天子出游之宮設衛宿衛也微循也言周循於山水之間也善曰西都賓曰離宮別觀

三十六所周以鉤陳之位衛以旌門洞立延帷接牙善本

字音牙銳曰旌門以旗為門洞通也言各相對迴行而立之延帷謂列帷使相接而迴牙也牙即牙也善曰周禮

帳連岡又周禮曰王之會同之舍設帷栳栳再重杜子春日

推栳行閱水環階引池分席良曰閱流也環繞也分席謂

馬也杯池也善曰歎逝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外秘駕胤緹

賦曰閱水以成川

徒騎搖玉鑾發流吹濟曰春官掌禮之官聯事謂上下聯

奉塗謂前驅以清道翰曰秘駕天子馬也胤引也緹騎

金吾騎兵也玉鑾天子法駕也流吹笳蕭之類也善曰

言春官聯事以供職蒼靈奉塗以衛行也周禮有春官宗

伯又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二日賓客之聯事蒼靈青

帝也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曰靈府鄭玄曰

蒼帝靈威仰之府續漢書曰緹騎二百人屬執金吾楚辭

日鳴玉鸞之吹吹兮淮南天動神移淵放善本作雲被以

子日龍舟鸞首浮吹以虞善曰羽獵賦曰天動地爰淮南子

降于行所禮也向曰此皆衆士百官行從多貌行所即游

以藏志九旋之淵蔡邕獨斷曰天子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旒銑曰帝暉天子也臨幄坐於帳秦旒不行也東都主人曰鳳蓋琴纒楚肴款速芬藉觴醴辭曰回朕車俾西引舉如旗於玉門肴款速芬藉觴醴亦泛浮良曰魚肉曰肴菜蔬曰款芬香也藉多也觴醴酒

其款維何維寄及蒲鄭
玄禮訖注曰驛旨酒也
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
鐘磬之格兩頭並刻為龍頭以銜絳組又樹以羽毛為幢
者皆樂器也善曰古妍歌篇曰妍歌展妙聲發曲吐今辭
邊譚章華賦也妙舞麗於陽阿阮謀三禮圖曰筍虞兩頭
並為龍以銜組曹植九詠曰雲龍兮銜組流羽兮交橫毛
詩曰設業設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
變爭節善曰韓子曰師曠奏清徵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
師曠三奏而神物下楚辭曰四上競氣極聲變王逸曰四
上謂代奏鄭衛也漢書曰額頊作六莖尚書曰蕭韶九成
鳳皇來儀向曰四上六莖龍文飾轡青翰侍御齊曰龍
九成皆曲名也餘同李善注龍文飾轡青翰侍御齊曰龍
青翰船名御泛也善曰班固西域傳贊曰蒲梢龍文魚目
汗血之馬也說苑莊辛謂襄城君曰鄂君乘青翰之舟汎
新波華裔殷至觀聽驚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靚靜裝藻
野絃服縵川饒曰華裔內外也殷盛也驚奔也言侍從衆
揚其衣袂動山上草木如風吹山也舉袖則

藏川澤乃成其陰矣靚裝美人脂粉之色絃服美麗之衣
也言美人裝服映其川野成其文藻雜色也縵雜色也
善曰籍田賦曰居靡都鄙民無華裔蜀都賦曰觀聽之所
踊躍法言曰雷震于天風薄于山上林賦曰靚莊刻飾鄒
陽上書曰絃服叢臺之下者一故以殷隱賑軫外區煥衍
且成市說文曰縵繫彩色也
都會善本作者矣善曰良曰殷賑富有貌區方也煥衍多溢貌
曰矧茲狹隘王之外區王粲羽上膺萬壽下禔移百福
彌賦曰叢華雜沓煥衍陸維上膺萬壽下禔移百福
膺當也善曰毛詩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司馬相如難蜀文曰中外禔福毛詩曰卜爾百福
闔堂依德良曰筵席也稟受也闔滿也言羣臣巾席滿情
盤景遽歡洽日斜也饒曰盤樂也景亦日金駕惣駟聖儀載
佇向曰金駕天子車也惣駟謂聚其駟馬將駕而行悵鈞
也聖儀天子也載佇謂盤桓未去尚惜此宴也
臺之未臨慨鄴宮之不賒濟曰悵慨並歎也鈞臺夏啟會
饗諸侯之所也在洛陽鄴宮周

康王朝諸侯之宮也在長安縣謂縣鐘磬之格朝諸侯則設以樂也縣懸也此蓋歎未至中國之兩京也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椒子方且排鳳闕以高日夏啓有鈞臺之享康王有鄴宮之朝

游開爵園而廣宴平中原以爲宴也善曰關中記曰建章園關臨比道銅鳳在上故號鳳**並命在位展詩登**善本關中記曰銅爵臺西有爵園

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向曰楚子木問趙孟曰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也言其敬鬼神而不虛也言今天子仁明頌美德亦無愧也善曰楚辭曰展詩兮會舞王逸曰展舒也周易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毛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禊飲朝臣勅王融爲序文藻富麗當代稱之

臣聞出豫爲象鈞天之樂張焉

良曰易豫卦云先王以作樂崇德象則易象也鈞天

乃大帝樂也善曰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而悟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張樂已見上文

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

濟曰易乾卦云時乘六龍以御天也既位謂飛龍喻天子

得位也御氣則御行於元氣中也駕則龍也善曰莊子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穆天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遂東南翔行馳千里郭璞曰行如飛翔也

是以得一奉宸逍遙襄城之域

韓

宸天也言得純一之正道以奉天謂黃帝也言黃帝問道至于襄城之野也逍遙游貌域野也善曰老子曰王侯得一而天下正尚書曰惟辟奉天宸與辰同已見上文體元文莊子曰黃帝將見天隗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

則大悵望姑射

亦之阿然

眇寂寥其獨適者也

善本

字向曰元善也體善則大謂堯也堯出游見四子於姑射之山皆然喪其天下謂得道也阿山也鏡曰言黃帝及堯皆求道深遠虛無蓋其自善者也非與天下同之也宵眇深遠也寂寥虛無也適善也善曰東都主人曰體元立

制繼天而作論語子曰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

唯天為大惟堯則之

滿八駿如舞璿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與萬人善本作共

也良曰夏后帝啟也有馬號為兩龍乘游於璿臺之上以

饗諸侯百官也璿臺名穆滿周穆王也言乘八駿之

馬以游行天下也如舞謂馬行貌璿水璿池也言穆王游

於崑崙山見西王母與宴于璿池之上也言此二主有宴

饗則又不與天下萬人共樂也善曰山海經曰大樂之

野夏后啟於此舞九代馬乘雨龍毛詩曰載馳驅周爰

咨諏易歸藏曰昔者夏后啟筮享神於晉之墟作為璿臺

於水之陽穆滿八駿已見江賦又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外

太山之上以望四野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璿池之上毛

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

王車馬之音與羽毛之美父子不相見

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佗不與民同樂也

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濟曰握機執天下之柄

建立也翰曰貳宮天子接禮賢人之所也庸用也太室明

堂也言考用才能於明堂之官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受宋禪尚書曰我文考文

王誕膺天命又曰永建乃家孟子曰舜尚見帝帝館甥於

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趙岐曰尚上

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副宮堯

亦就饗舜之所設更為賓主尚書大傳曰維十有五祀舜

為賓客禹為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義唐為虞賓

鄭玄曰舜既使禹攝天下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

獻酒則為亞獻尚考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

義當為儀儀禮儀也謂祭

太室之禮堯為舜賓也

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

既徙延喜之玉攸歸向也幽明獻期祥瑞見也雷風通饗

玉天錫禹玄珪刻曰延喜之字言此二寶徙歸于齊也攸

所也善曰曾子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圓

日明禮記曰幽則有鬼神太公伏符陰謀曰武王伐紂四

海神河伯皆曰天伐設立周謹來受命願獻時雨論語識

日仲尼云吾聞堯率舜等游首山觀河渚一老曰何圖將

來告帝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尚書大傳曰

舜將禪禹八風循通又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

華之玉尚書旋璣玉鈐曰玄圭出刻曰延喜之玉

草宋

受天保生萬國度號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垌古之之慙

良曰齊政宋歷數而受天命以為天子也謂卜度邑都也言武王克殷將度邑自鹿丘而歎取者以臣伐君之名也成湯即天子位遷遷九鼎于亳都至大垌而有慙德亦謂以臣伐君也鹿丘大垌並地名言齊受宋禪讓之位而無慙歎之事靜息皆猶無也善曰周書武王曰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又曰我聞古商先王成湯保生商入又度邑篇曰維王克殷乃永歎曰嗚呼不淑充天之對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寢帝王並紀曰湯即天子位遂遷九鼎于亳至大垌而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翰紹繼也猷道也懿美也表外也言能繼清和之德於五帝之道連明美之理於三王之外善曰言以清和之德繼於大道揚子雲劇秦美新曰鏡淳粹之至精聯清和之正聲蔡邕月令論曰出北闡視帝猷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瑞之為神駿發開其遠祥明主河圖曰成帝德者堯開王表者禹

定爾固其洪業

向曰駿疾也言齊帝之德疾發開於天下故能開遠方之祥瑞也詩云天保定爾亦

孔之固謂安定之道堅固其大業也善曰毛詩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又曰駿發爾私劇秦美新曰制作六經洪

業皇帝

銑曰齊武帝也善曰蕭子顯齊書紀曰體膺上聖世祖武皇帝諱順字宣遠以太子即位

運鍾下武

良曰膺當也鍾聚也下武謂文王之下武王繼之

子其次立為三

善曰墨子曰上聖立為天子其次立為三公毛詩序曰下武嗣文也冠五行之秀氣

邁三代之英風

濟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邁過也三代夏殷周也善曰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又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三代昭章雲漢暉麗日月

翰曰昭章之英立未之逮而有三代

猶天子為法度於天下也

善曰毛詩曰俾彼雲漢為章之天譬猶天子為法度於天下也周易曰聖人與日月合其明

牢籠天地彈壓山川

向曰彈壓猶蹴蹋也善曰淮南子曰帝者體太一牢籠天地彈壓山川

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

銑曰景光敷布柔安也善曰神理猶神道也周易曰

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劉義恭升徒宮集曰昭化景俗玄教疑神廣雅曰景昭也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錄圖

日女聞偃兵建文化
尚書曰柔遠能邇
澤普泛善本作而無私法含弘而不

殺翰曰聖人好生惡殺也
殺犯而無私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又曰古之聰明

敵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潛夫論曰猶且具明廢寢具畧忘

餐濟曰具及也言自夜及明不寢以憂國政
餐明已見上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弗皇假食念

負重於春永懷御奔於秋駕履永恐不勝其重懼見陷於

冰若御奔馬於秋駕恐有覆敗也秋駕天子法駕也善

日鄧析子曰明君之御民若乘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也

尚書曰若蹈虎尾涉於春永莊子曰尹濡學御三年而無

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

可謂巍巍弗與蕩蕩誰名良曰巍巍高大之貌蕩蕩廣大之貌

與之此也人誰能名焉善曰論語子曰巍巍乎舜禹之

有天下而不與焉又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民無能名

焉秉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險向曰秉執曰靈圖天子

以為險志憂人也孟門山名也善曰春秋漢舍孽曰天

子南面秉圖書成公綏大河賦曰靈圖授錄於義皇孟子

曰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呂氏春秋曰舜修德

而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儲右睿哲在躬妙善居質

之情則孟門太行為險矣儲右太子也睿聖哲智也質體也

儲后太子也睿聖哲智也質體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世祖立皇太子長秋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尚書曰

睿作聖明作哲禮記曰清明在躬相予新內積和順外發

論曰聖質之林不世而妙善之技不傳

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良曰斧藻謂脩飾也令善範法

英華外發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素者應劭

漢官儀曰太子太傅曰就目將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

質琢磨言炳丹青道潤金璧濟曰言炳丹青文也道潤金

以道也善曰法言或問聖

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丹青初則炳久則淪淪乎哉淮

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毛詩曰如金如錫如珪

如璧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闥而齒胃翰曰龍樓漢太子門名

也問豎謂文王為太子

至寢門外朝於王季問於內豎又曰今日安否如何虎闥
教國子之學所也公卿之子為胄子言太子入學以年大
小為次不以天子之子為上故云齒齒齒年也善曰漢
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
國子居虎門之左蔡邕明月令論曰周官有闢門之學
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此子而已其齒於學之
謂也尚書曰夔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向曰一人
典樂教胄子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天子也究
盡也善曰呂氏春秋曰愛敬盡於事親若夫族茂麟趾
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若夫族茂麟趾
宗固磐石跨踞展女昌姬韜軼炎漢名美公族之盛也磐石
大石也言宗族堅固如大石不可轉易也跨踞也昌姬謂
文王也韜軼軼過也言齊帝之德踰越踞踞於文王懷藏
超過於炎漢也漢火德故稱炎也善曰毛詩曰麟之趾
振振公子漢書宋昌曰帝王子弟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
宗春秋錄圖曰蒼精萌姬稷之後昌東元宰此肩於尚父
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元宰此肩於尚父
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剪之歡來仕允克施之譽日良

元宰謂宰相也言宰相之德與太公比肩也鉉鼎耳也以
黃金為之黃色為中故言中此三公位也踵跡也周南周
公也濟曰周公邵公分陝界而治人皆歡悅故詩云蔽芾
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茇也允信也克能也言來仕官信
能當施惠之譽矣言皆用人得賢才也善曰元宰冢宰
也中鉉司徒也說苑晏子謂楚王曰齊之臨菑比肩繼踵
毛詩曰惟師尚父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
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毛詩序曰周
南言化自北而南故繫之周公羊傳曰自陝以西邵公
主之國語曰秦后太子來仕其車千乘韋昭曰王仕於晉
也班固漢書貢禹贊曰禹既黃髮莫不如珪如璋令問令
以德來仕尚書曰君陳克施有政莫不如珪如璋令問令
望朱弗勿斯皇室家君王者也令善也朱弗官之服飾也
皇大也室家猶親密也言為臣皆親密於君一心盡忠也
善曰毛詩曰如珪如璋令問令望又曰朱弗斯皇室家君
王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向曰本枝謂宗族也
本枝百世尚書用能免群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
日若稽古帝堯

樂業守屏稱事

銑曰湯火謂禍亂也休和謂禍亂已平兵戈不用故致之使休息和平也草萊謂山

野採樵之人也守屏謂州牧也善曰史記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人樂業左氏傳君子曰一人刑善百姓

休和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禮記諸侯曰某土之守臣其在邊邑曰某屏尸子曰能官者必稱事引

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

良曰公孫述僭稱帝於蜀蜀人任求乃託目盲後述既伏誅永乃引

鏡自照曰時清月則明也言今時清故人皆明目也許由巢父皆隱者堯以天下讓許由而以爲汙其聽乃臨池洗

耳言今太平野無逸沈冥之怨既缺適和軸之疾已消濟人也善同良注

沈冥適軸皆疾病也缺消謂疾病盡除也善曰漢書曰蜀嚴沉冥侯巴曰嚴君平常病不事沉冥而死亦絜矣毛

詩曰考盤在陸碩人之軸考盤在阿碩人之興廉舉孝歲適毛萇曰軸病也謂賢人隱居而離困病也

貢善本作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于中甸

翰曰言舉孝廉賢戈每歲

貢自州郡也外府州郡也署考也考吏行之殿最議年穀之豐儉而奏於天子使朝夕盈于畿甸之中也善曰漢

書曰詔執事典廉舉孝又詔曰有懿稱明德者遣詣相國府署行議年蕪林曰行狀年紀也尚書曰五百里甸服

協律摠章之司序倫正俗

向曰協律樂官摠章禮官也倫次也言各有次序以正風俗也

善曰漢書曰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魏志曰明帝立摠章觀荀氏傳曰易爲光祿大夫公以爲魏杜夔所制律呂檢校

大樂摠章鼓吹八音興律呂非毛詩序曰先王以是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風俗通曰爲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

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

銑曰崇文成均文學官也言理道德之本齊禮樂之先

善曰魏志曰明帝置崇文觀徵善文者以充之周禮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弟焉論

語子曰導之以摠壺宣夜辨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德齊之以禮

事於仙室

良曰挈壺氏掌刻漏之官知晝夜日月氣候之事朔月初也靈臺觀懸象之所也執笏者所以

書記事也珥執也形赤管筆也皆史臣所以書記君言也仙室館名也善曰周禮夏官曰挈壺氏掌懸壺蔡邕天

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玄毛詩箋曰天子靈臺者所以觀授象祭氣之效祥左氏傳曰公既視

朔遂登臺以望而書雲物禮記曰造受命於君則書於
笏滿岳賈武公誅一惟帝以公通揚祖宗延登東序服袞
珥彤史記曰秦文公初有史以紀事禮記曰曰動則左史
書之華嶠後漢書曰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
今故言 **褰帷斷裳危冠空屨之吏** 刺史車垂赤帷而行及
至州自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何反垂帷於車以自掩蔽
乃命御者褰去其帷朱博為琅邪太守俗多舒緩衣長不
中節度皆斷其衣裳令去地三寸以便於事危冠壞冠也
空履敝屨也言其吏清廉而貧也 善曰漢書曰蓋寬饒
初拜為司馬未出殿斷其單衣令短離地詭苑曰楚人長
劔危冠而有子西漢書曰唐遵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衣
弊屨穿餘 **影搖武猛扛鼎揭列旗之士** 良曰影搖輕便貌
同鈔注 **影搖武猛扛鼎揭列旗之士** 扛揭皆舉也 善
曰漢書曰霍去病每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嫖姚校尉
華嶠後漢書曰丁白為武猛校尉法言曰或問力能扛鴻
鼎揭華旗知德亦 **勤恤民隱糾迩士王慝** 土德反輸曰恤
有之乎曰百人也 **勤恤民隱糾迩士王慝** 憂隱痛迩遠王
大慝惡也言憂勤天下人之所痛糾察風俗遠大惡也
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左氏傳曰王

謂晉文侯曰以綏 **射集隼於高墉繳若大風於長隧不仁**
四方糾迩王慝 **射集隼於高墉繳若大風於長隧不仁**
者遠惟道斯行 濟曰隼鷃鳥也以喻凶人也墉牆也喻人
於平人之間也堯時大風為害堯使羿鑿之於青丘之澤
大風風伯繳射也隧隧道也 善曰毛詩曰大風有隧論
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 **讒莠茂聞攘爭掩息**
不仁者遠矣禮記曰太道之行也 **讒莠茂聞攘爭掩息**
翰曰讒譖之人在朝如苗之有莠言此事於齊朝亦無聞
也蔑無也攘爭謂攘臂而爭訟也掩息言無也 善曰毛
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 **稀鳴桴於砥路鞠茂草於圓扉**
口尚書曰無或攘攷 **稀鳴桴於砥路鞠茂草於圓扉**
向曰桴擊鼓桴也鼓所以鳴於路者蓋為盜發而擊之也
今稀鳴謂少盜賊也砥平也鞠養也茂盛也圓扉獄也言
時無犯罪者獄皆久空故養盛草於獄中 善曰說文曰
桴鼓柄也漢書曰張敞為京兆尹桴鼓稀鳴市無偷盜毛
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又曰蹶蹶周 **耆年闕市井之游**
道鞠為茂草周禮曰以國土教罷民 **耆年闕市井之游**
鏡曰耆年老人也漢孝文之治至和平老人不游市井也
善曰史記太史公曰文帝時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未

掌至市井遊遨稚齒豐車馬之好官隣昭泰荒憬九永清

夷濟曰稚齒小子也年五歲有鴈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

子之道居近昭泰之治荒遠之國威盛德而清平也善

臣相與比周比周者宮鄰金虎宮鄰金虎者言小人在位

比周相進與君為鄰堅若金讒言人惡若虎毛詩曰憬彼

淮夷來獻其琛仲長子昌言曰警蹕清夷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

鬢側首貫胷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向曰侮食左言蠻

反踵鬢首貫胷四海國名屈膝拜也厥角叩頭也纓縻皆

係也言請受國家拘係以輸貢賦也善曰漢書匈奴傳

曰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也古本作晰

蜀之先名曰蠶叢柏濩魚鳧開明是時人民雄髻左言漢

書曰南越王太子嬰齊入侍周書曰離身漆齒之國以龍

角神龜為獻爾雅曰北方有比有人焉送食而送望郭璞

曰此即半體之人人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脚亦猶魚

鼠之相合爾呂氏春秋曰舜登為天子大人反踵皆被其

澤高誘淮南子注曰反踵國名其入南行迹北向也淮南

子曰三苗鬢首山海經曰有貫胷國其人胷有竅拈地圖

曰禹平天下會子會稽之野又南經防風之神弩射之有

迅雷二神恐以刃自貫其心禹哀之乃拔刃療以不死之

草皆生是為貫胷之民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

孟子曰武王之伐殷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

額角羣擗地也漢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

闕下難蜀父老曰蓋聞天子之文鉞碧瓘之琛奇翰善本

善芳之賦良曰善芳遠國異鳥名餘皆遠方物之寶也

文越水震卿風仰流徐廣晉紀曰鮮卑以碧石為寶王沈

魏書曰東夷矢用栝青石為鏃孔安國尚書傳曰瓘中矢

鏃也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比貢栝矢石瓘

其長尺有咫周書曰成王時貢奇幹善芳者頭若雄雞佩

之令人不昧孔晁曰奇幹亦北純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

之駟翰曰皆遠方奇獸也玩美也茲白似馬故云駟也

善曰周書曰卜廬國獻純牛純牛小牛也又曰渠搜

獸咆犬咆犬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又曰白民乘黃乘黃者
似狐其背有兩角又曰西方正北曰義渠獻茲白茲白者
若馬銘齒 盈衍儲邱充伋郊虞 府藏也言遠方之物溢滿
於府藏也充伋滿也郊四郊也虞掌山澤之軌躅直綠切
官言遠方所獻奇禽異獸滿於四郊山澤也 軌躅善本作
廐相尋鞅兮譯無曠 相尋不絕也周官鞅轅氏掌四夷之
樂也譯傳四夷之語而宜之者也言四夷獻樂譯言歲時
不曠也 善曰尚書曰苞匭菁茹匭音軌聘禮曰賈人啟
櫝取圭垂纁而受宰胥中興書王禹上言曰貢篚相尋連
舟載路禮記曰西方曰狄鞅北方曰譯尚書大傳曰成王
時越裳氏重九 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麟
麟之轍綏惟旌卷悠悠之旆 良曰暢長也長轂兵車也
繩也旌旗也悠悠旌旆垂貌埋卷言皆不用也 善曰楊
雄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毛
詩曰文茵暢轂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埋其車輪於洛陽都
亭毛詩曰有車輶輶禮記曰武車綏旌魏都賦曰虹旌攝

麾以就卷毛詩 四方無拂 五戎不距 偃革辭軒銷金罷

刃 濟曰辨亂也四方之戎有五種不距謂不距捍王命也
偃息革甲也辭軒去兵車也金刃兵器也皆銷毀罷去

之示不用兵也 善曰周書曰四方無拂奄有天下又曰
五戎不距加用師旅漢書張良曰昔武王伐殷紂事已畢

偃革為軒陳琳應機曰 天瑞降地符外 翰曰天瑞謂甘露
洽升銷鋒偃武行德 也地符謂慶雲也

善曰詩緯曰天下和 澤馬來 向曰澤馬瑞馬也 善曰孝
同天瑞降地符外 經授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

出神 器車出 日禮記曰山出器車 紫脫華朱英秀 向曰並
馬 華秀皆花也 善曰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

平而遠方神獻其朱英紫脫宋均注曰紫脫北方之物上
值紫宮九言常生者不死也死則主當之尚書大傳 倭枝

日德先地序則朱草生瑞應圖曰朱草亦曰朱英 倭枝
植 濟曰黃帝有倭軼草出於階若倭人入朝 歷草滋 翰曰

有蕝莢草生於階有十五葉從月一日日生一葉至十五
日日落一葉若月小則餘一葉見比以知曰歷故云歷草

有蕝莢草生於階有十五葉從月一日日生一葉至十五
日日落一葉若月小則餘一葉見比以知曰歷故云歷草

也滋茂也善曰田俅子曰堯為天子贊英生雲潤星暉

風揚月至良曰暉明也風揚謂和風也月至謂月行不失

西北為舉賢良禮斗威儀曰君乘土其政平則鎮星黃而

多暉禮舍文嘉曰朋友有舊內外有差則箕為之直月至

風揚宋均曰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善曰禮斗威儀曰

月行以度至也其君乘水而王江

海著其象龜龍被文而見宋均曰龜龍水物也

文青黃白赤黑也具有此色見於水故曰被

璧封山紀號善本作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遙迹善曰

羣臣沉璧於河乃為握河記也封山紀石謂封太山刻石

記功也紀記也邁遠也三五謂三皇五帝也八九謂封禪

七十二君善曰帝王世紀曰堯與華臣沉璧於河乃為

握河記今尚書侯是也孝經鉤命史曰封于太山考績燔

柴禪于梁父刻石紀號禮記述曰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

亭史記楚子西曰孔子立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八九

謂七十二君曹植魏德論曰越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

八九於往素踵黃帝之靈卑

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善曰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

曹植魏德論曰帝猷成矣股肱貞矣尚書大傳曰周公作

樂優遊三年孫子兵法曰人効死而上能用之雖優遊暇

譽令猶行也譽猶豫古字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粵上

通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

斯已惟暮之春翰曰青鳥春鳥也司開謂主生也言春氣

此上已也惟詞也善曰左氏傳鄭子曰青鳥氏司啓者

也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楚辭曰歲歲發春汨吾南行

上已已見上文毛詩曰同律克和樹草自樂向曰太史掌

嗟嗟保介惟暮之春

合陰陽之聲同謂和六律也善曰周禮曰太師掌六律

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鄭玄曰同陰律也尚書曰八音克諧

孔安國曰諧和也漢書文帝詔曰方禊飲之日在茲風舞

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禊飲之日在茲風舞

之情咸蕩去肅表乎時訓行慶動於天矚銑曰禊絜也言

絜也風舞謂歌詠先王之道也咸皆也湯動也肅威也表

法也言天子春行仁惠之令助時養物故懸其威嚴之法

也行時訓謂先王之教也行慶於人動於天子之眷矚也
善曰禮傳曰禋者絜也仲春之時於水上繫絜也論語曰
風乎舞雩詠而歸蔡邕月令章句曰秋冬肅急之後故布
生德和政令去肅急禮記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
慶施
載懷平圃乃睠芳林芳林園者福地與區之湊丹陵

若水之舊

良曰載則也平圃芳林園名濟曰丹陵地名堯
所生處也若水水名席顓頊所生處也昔非江

東之地此美而比之也善曰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實惟帝
之平圃南望崑崙十洲記曰芳林園在青溪菰首橋東齊
高帝舊宅齊有天子為舊宮宮東築山鑿池號曰芳林園
適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原有阜名曰風涼州之福地
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坤
阜帝王世紀曰堯生於丹陵殷殷上均乎姚澤

於周原

良曰殷殷盛貌姚澤舜生地也應美曰均者言所
游地盛同於姚澤也尚者言此處之美加於周原

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顓頊生於若水乃登為帝又曰舜
陶於河濱釣於雷澤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人譽之陳陳
殷殷無不戴悅高誘曰殷盛也呂氏春秋曰舜為天子輒
輒啟啟莫不戴悅高誘曰啟啟動而喜貌也殷殷或為啟

啟故兩引之輒知葉切啟仕勤切帝王世紀曰瞽叟之妻
曰握登生舜于姚墟故姓姚氏堯求賢而四嶽薦舜堯乃

命于順澤之陽毛詩曰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褊早

周原膺膺童茶如飴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褊早
反輔曰豐邑漢高故里也宏大也譙居魏武帝故里也褊
小也言皆以豐譙為狹陋善曰漢高祖豐人魏太祖譙

人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檐雲構

向曰言於園中作宮也將造作必求中和也經處猶造作
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正日景以求中和有五寸謂之地中

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揆度也景日緯星也言度日星
以正東西南北之位飛觀高臺也神行言高若鬼神所作

也行猶作也雲構言高與雲齊也善曰毛詩曰定之方
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

我龍形劉公幹離房乍設層樓間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

沼而浮榮銚曰離房側室也層高也向曰負向也抗立也
跨道也榮屋檐也言近池水構屋檐於水上也

善曰蜀都賦曰百室離房李尤平樂館銘曰層樓通閣禁
闌洞房爾雅曰山東曰朝陽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狀

魏峨以業爰毛詩曰王在靈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玉
沼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
砌翰曰鏡飾也文虹謂飾虹蜺之文於窓也綺疏窓也渠
中生蘭水繞於階故云浸蘭泉於玉砌也玉者美言之
也砌階也善曰傳玄陽春賦曰丹霞播景文虹竟天李
尤東觀銘曰房闈內布綺疏外陳張衡七辨曰迴飈拂其
寮蘭泉注其庭劉楨魯都賦曰金陛玉砌玄板雲阿
拂迴潺湲徑復良曰幽幽深貌草木叢生曰薄秩秩水
流貌斯干澗水也曲拂迴謂水曲折
流也潺湲石中水流貌徑復謂出入山谷也善曰楚辭
曰曲拂迴以像偶語高誘曰拂戾迴
迴水疏也楚辭曰川谷徑復流潺湲
岫雜天平采于柔荑帝亂嬰聲於錦善本作羽岫山也謂
季春之月萍始生桐始華毓曰天采桃花也柔荑初生木
葉也錦文也善曰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桐始華萍始
生爾雅曰小洲曰汚山有穴為岫毛詩曰挑之矢矢灼灼
其華又曰手如柔荑又曰鳥鳴嚶嚶又曰縣蠻黃鳥薛君

佐曰縣蠻文貌禁軒承幸清宮侯宴濟曰禁軒天子車也天子所
待也善曰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中綈帷宿置
然乘輿之物通呼曰禁漢書曰太僕先清官帷宿置
帝幕宵懸翰曰綈丹黃色也天子帳帷用之也帝平帳也
幕帳裙也宿置宵懸皆謂夜預設之至明也
善曰南都賦曰朱帷連網鄭司農周禮注曰在旁曰帷在
上曰幕鄭玄曰奕在幕若帳中坐上承塵也皆以繒帛之
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向曰滅宿澄霞謂天曉而無雲
也登光辨色謂日光初上始辨
曉色也善曰宿列宿也張平子東京賦曰以須消戒
啓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桑禮記曰朝辨色始入
作式道執父展軫零效駕鏡曰戒道謂清淨其路也爰兵
字道執父展軫戒
書曰式道左右中候也毛詩曰伯也執殳禮記曰君車已
駕則僕展軾效駕鄭玄曰展軾具視也效駕白已駕也
徐鑾警節明鐘暢音良曰鑾鈴也馬徐行以警動其節知
君之行止也天子幽則撞左鍾明謂
初曉時也暢通也善曰淳于髡
斗酒說曰明鐘擊磬調歌緋舞
七萃連鑣九旂由齊軌

濟曰七萃壯勇士也鑣馬銜也九游謂從天子之車九乘
名曰九游車軌車跡也善曰周穆王傳曰天子賜七萃
之士郭璞曰萃聚也猶傳有七輿大夫張景陽七命曰駟
馬連鑣文顯曰其泉鹵薄天子出道車五乘游車九乘蔡
邕釋誨曰羣車方全于建旗拂蜺揚葭振木韓曰建立也
也葭蕭管屬言其聲衆振山木而動也善曰東京賦曰
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列子曰素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
魚甲煙聚貝冑星離善本作重英曲璫側之飾絕景追
作遺風之騎向曰魚甲以鮫皮爲甲貝冑以貝珠爲冑也
畫之矛也曲璫車蓋玉也絕景追風之騎良馬也善曰
孫卿子曰楚蛟革犀兕以爲甲堅如金石毛詩曰公徒三
萬貝冑朱紱又曰二矛重英西京賦曰葩璫曲璫魏書曰
上所乘馬名絕景爲矢所中月氏春秋曰故須青龍之匹
遺風之乘昭灼甄部駟駿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良曰昭
也甄部長陣也駟駿良馬也函列行列也善曰孫子兵法曰長
超雷駭電逝並言奔走疾速之甚

陳爲甄魏都賦曰異馬異廐而駟駿周易曰虎視眈眈南
都賦曰馬鹿超而龍驤潘岳閑居賦曰礲石雷駭蜚康贈

秀才詩曰轟轟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計翰曰轟轟

紛紛軫軫多也歎辭也善曰說文曰轟轟羣車聲也

羽獵賦曰隱隱軫軫被陵緣坂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颭

左思吳都賦曰爾乃迴輿駐罕岳鎮淵渟音亭句曰輿天

名孫子兵法云其鎮如岳其渟如淵也善曰東觀漢記
曰天子行有畢罕石崇楚妃歎曰矯矯莊王淵渟嶽峙

粹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

醴任激水而推移銑曰粹潤澤之貌也穆和也式用也言

子所憑也肆陳也因循也言循環流波坐而成次肴酒皆

用激水而循行也蕙芳皆言香也肴肉也任用也推移猶
循行也善曰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
色也粹然見於面趙岐曰粹潤澤貌也毛詩曰天子穆穆
又曰序賓以賢又曰式序在位又曰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古逸詩云羽觴隨流波楚辭曰蕙肴蒸兮蘭籍子虛賦曰

佾陳階金匏在席戚奏翹舞籥動邠邠詩

向曰葆所以障舞人也佾舞名金匏樂器也戚斧也舞者所執也翹棄名也籥樂器也邠詩所以迎暑節也謂等三

于夏也。善曰：張晏《漢書注》曰：以翠羽爲葆也。佾，舞行列也。毛詩曰：戔戔的的，金鼓聲也。

書曰執于戚舞雲翹周禮曰籥章掌上鼓
 籥籥又曰仲春擊土鼓歌詩以迎暑也
 召鳴鳥于弇

列追伶倫於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

有五色鳥名曰鳴鳥其聲皆有曲度伶倫樂人也黃帝使伶倫取竹嶰谷吹之以爲黃鐘之音也參差荇曲名三

仙人王子喬也天山有鳥狀赤如丹是識歌舞至於妙靡
名帝江善曰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維日

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山海經曰天山有神鳥其狀如黃囊其文冊六足四翼渾崑崙無面目是職吹笙也

帝清善本作正字歌有闕缺羽觴無筭上陳景福之賜下歆南

山之壽也向曰闕終也善曰儀禮曰工告于樂王曰王欲銑曰上天子也景大也下謂羣臣

正歌備禮記曰

大田書局

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闋終也楚辭璫璆密勺實羽觴燕

人壽不信凱燕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嗟不居草

良日凱歡也詩云魚在在藻凱樂飲酒喻羣

鹿鳴之詩曰宴羣臣嘉賓之義也濟曰日在桑榆之間

也渥厚也善曰毛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詩曰呦呦鳴鵲食野之苹桑扈曰兮人更思其肥也

有詔曰今日嘉會可賦詩善曰

嘉會則以合禮揚雄
凡四十有五入其辭云爾

王文憲集序一首

任彥昇翰曰文憲者齊尚書令王儉也薨謚曰文憲集有錄其文並序皆述集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善曰蕭子顯齊書其先

向曰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謀待詳焉善曰琅邪王氏錄曰其先出自周王

謂始祖也子晉秦有王翦王離卅為名將七略晉中興以來六世名

德為善本無海內冠冕善曰晉中興書曰王祥覽生導導

曰王僧綽曇首長子遇害子儉嗣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家寵冠冕當世古語云仁人之和

天道運行鏡曰利者利萬物天道運行之不絕也善曰左氏傳君子曰

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莊子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

淮水良曰魏徐州刺史呂虔有所佩刀工人相之為三公

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才量故以相與也誓告也晉

時王導渡淮使郭璞誓璞告之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

滅善同若離翦之止殺告駿之誠感蓋有助焉向曰離王

良注翦也並為秦將行殺儀故云止殺書云以殺止殺終無犯

者漢朝王吉為諫議大夫吉子駿亦為諫議大夫俱者誠

信蓋仁道所助之善曰史記曰王翦者潁陽人也事秦

始皇使翦將兵而攻趙閼與破之後遂拔趙陳勝之反秦

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王漢書曰王吉字子陽琅邪人

也為諫議大夫子駿亦為諫議大夫超遷御史大夫吉居

長安其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

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固請吉令還婦子

駿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夫妻死不復娶公之生之誕授命世

體三才之茂典善本無踐得二之庶善本無幾善本從末

也千年一生聖人五百年一生賢人其中聖賢未生有命

世之才也三才天地人道也茂美也善曰周易曰有夭

道焉有地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又子曰知幾其神乎顏氏

伯曰在理則昧造形則悟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信乃

有不善行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

昂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于此蔚為帝師鏡曰漢相蕭何

謂發秀也精星也陳仲弓謂穎川荀季父子德星為之聚

此皆賢人之星也言得此一精則蔚然而起為帝王之師

也善曰漢書曰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上者師況乃淵角殊

祥山庭具表望衢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良曰淵角山

也祥義也表出也衢術皆道也言人雖欲望其道其幽

遠常不能見者如觀海水莫能至波瀾深淺者也際至也

善曰論語撰考識曰顏回有角額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水

在中鼻高有術必觀其瀾趙岐曰瀾水也大波也宏覽載

籍博游才義濟曰宏大也載籍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

名山之旨翰曰金版玉匱書名也荀爽隱海上著書百篇

略曰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抱朴子曰鄭

君有玉匱記金版經范曄後漢書曰荀爽遭黨錮隱於海

上又遁漢簿以著述為事題為新書凡百沈鬱澹雅之思

離堅合異之談向曰離堅合異之談言能辨辭也離其堅

者使不堅辨其白者使不自令其異者使

同離其同者使其異也善曰楊雄為方言劉歆與雄書

曰非子雲澹雅之戈沈鬱之志不能成此書莊子公孫龍

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遺長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

堅自呂氏春秋曰相劍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劍

也黃白雜則堅且紐良劍也難者曰黃白雜則不堅莫不

且不紐又柔則鏼堅則折劍折且鏼焉得為利劍也莫不

摠制清衷逸為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

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銑曰總聚衷思也言諸道術莫不

心中也極中也良曰虛明心也絕遠也言此道術固乃

通人君子所能兼包固非其致心絕遠之境也然其不可

窮究者其唯神明之用者乎非此所能論之善曰言金

版玉匱之書無不制在情衷為心之極斯故通人君子或

能兼而包之故非王公之絕境也然其不可窮而盡然檢

者其唯有神用乎言難測也束中心也虛明亦心也然檢

鏡所歸人倫異善本作表雲星天構匠者何工善作無自

以字函善本作洛不守憲章中輟濟曰函函謂長安也洛洛

咸字成字

京之都而憲章經籍皆中道而壞也善曰劉琨勸進表曰仍承西朝不守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賀生達

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闕典未補大備茲日翰曰晉朝賀典未補者而公乃能備脩於此曰也善曰晉中興書曰

賀循字彥先博覽羣書尤明三禮為江東儒宗徵拜博士又曰諸葛恢字道明時類川荀顗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

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明時人為之歌曰京都三明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至

若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向曰齒危謂老者齒將落也髮秀謂髮白也生

者人有德之稱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危高也然齒危謂高年也髮秀猶秀眉也東觀漢記杜詩謂功曹郭丹曰今

功曹稽古含經可謂至德相譚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

銑曰言上老生之徒莫不比面申弟子之禮也人宗謂為人所尊也自同資敬謂師事之如君父之敬也善曰漢

書曰于定國為廷尉乃迎學春秋身執經北面性託夷遠

備弟子禮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也善

無曰字良曰夷易也弘大也標高也言公性託簡易志在高遠少小屏棄塵雜之事自非大勸風俗增益高勝之

道者未嘗留心言志在大不任小也善曰晉鑿齒晉陽春秋曰王夷甫樂廣俱以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之

言風流者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濟曰期

也言公一歲喪父故云孤也叔父僧虔為司空薨謚曰簡穆也早所器異者叔父早以公為賢也善曰蕭子顯齊

書曰王僧虔兄僧綽之子儉又曰世祖即位遷僧虔為侍中薨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公

家門禮訓皆折衷丁於公翰曰志學年十五時也折衷者

日論語子曰五十有五而志于學羽獵賦序曰不折中于泉臺

之體無待韋弦向曰伯禽康叔朝於成王見乎周公三見二子見於周公三見而三答何也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何不往觀也於是二子往

觀之見橋木高仰仲見梓木實而俯二子還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言王公有孝友之性自天而成豈惟見橋梓而知也夷平也體性也韋皮緇喻緩也弦弓弦喻急也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急言王公平雅之性無待此韋弦以成也蓋汝自天性得中也善曰毛詩曰張仲孝友餘同向注

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統曰後漢汝病不能飲食常抱持啼泣亦不肯飲食母憐之彊為餐飯誑言之已愈郁察母顏色未愈復不食宗親異之挺按也淳至謂淳孝之甚至也又黃琬七歲失父祖父瓊育之是時屬日食京師不見瓊以狀奏聞梁太后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未知所出琬在傍曰何不食之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太驚即以其對太后也標立也言此二子淳孝聰察比之王公則二子曾何足尚也善同統注

年六歲龔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龔珪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

良曰言王公六歲而龔父祖之業為侯珪諸侯所執也組綬所以繫印者也感咽謂悲甚不能言之善曰蕭子顯

齊書曰儉數歲龔爵豫寧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初宋明江表傳曰潘潛見孫權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

帝居蕃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毀發善本

舊瑩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啟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齊曰誓不遵奉毀瑩棄棺之詔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則明帝也無以奪謂依其所請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至瑩事不可以為婦姑欲開冢離瑩儉因入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

初拜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善本作

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秘書丞向曰尚配號也初謂元年也善曰吳均齊春秋曰宋明帝太始中儉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為秘書郎太子舍人沈約宋書曰蒼梧王改年曰元徽吳

於是采公曾之中經刊弘度均齊春秋曰儉起遷秘書丞

之四部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統曰言其脩書史也晉朝荀勗字公曾為秘書監與

張華依劉向別錄整治書籍亂者以為中經又李充字弘度為著作郎是時典籍混亂刪除煩錯以類相從分作四部言儉采削之依前漢劉歆九流七畧之書又為七志之書采拾也刊削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儉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王隱晉書曰荀勗字公曾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錯亂又得汲冢竹書身自撰次以為中經藏榮緒晉書曰李充字弘度為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為四部甚有條貫秘閣以為求制五經為甲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蕭子顯齊書曰秘書丞上表求校墳籍撰十志四十卷上表獻之漢書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術數畧有方技畧蓋韋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迹生民屬心矣良曰伊尹也呂太公也翼佐也言此四而百姓皆有時司徒表祭有高世之度脫落風塵善本作約宋書曰表祭字景倩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表喬與褚左軍解交書曰雖欲虛誅濠肆脫落儀制其能得

乎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善本無在是

矣善曰吳均齊春秋曰儉精神秀徹體識聰異司徒表祭見之歎曰宰相之門也枯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之氣

矣時祭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向

年謂老少勢謂貴賤也侔等抗平也善曰春秋漢舍孽日三公象五嶽在天法三能合與能同禮記曰人生二十

日弱冠漢書婁敬曰今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因贈祭不侔矣又曰將軍衛青位既益尊然汲黯與抗禮

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善本從言論曰要約也

之志也止足之戒謂戒其滿盈也善曰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老子曰

知足不辱祭荅詩云善本作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向

知止不殆祭荅詩云善本作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向

老夫表祭自謂也之子猶夫子也即謂儉也亦何猶無也照老襟心也言老夫無所寄託賴夫子見我而清心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銑曰儉遭所生母憂服闋也出為義

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為最

良曰課考也最第一也

大司農奏課最章

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

部郎參選昔毛玠之清公

善本作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

也

翰曰參掌也良曰魏毛玠為典選舉晉李重為吏部郎識會謂識鑒也言公清識鑒之理並於古人者儉也

善曰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少為縣吏以公清稱

魏國初建以玠為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傳暢晉諸公讚曰

王戎為選官時李重李毅二人操異俱處

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玠音介俄遷侍中以愍

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

向曰愍侯即儉父言父始終經任此職固辭此官而不拜也善曰

肅子顯齊書曰外明二年儉遷長史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沈約宋書曰王僧綽遷侍中二凶巫蠱事牒上召僧

綽具言之劬於官夜饗將上僧綽密以啟聞項之劬亂檢太祖中箱得僧綽所啟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為世祖贈散騎常侍

金紫謚愍侯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

聖武

謂齊高祖也定業謂征伐定亂也肇始基立也言始將立王命之初然未即帝位也善曰肅子顯齊書曰進太祖

太尉聖武謂齊高帝也千寶晉武革命論曰高寤寐風雲

光爭伐定功業也尚書曰至千太王肇基王迹寤寐風雲

寤寐人傑

鏡曰寤寐風雲謂朝夕思其相感應以成其大業者實資人傑也智倍萬人曰傑善曰毛詩

曰寤寐思服毛萇曰服思之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漢書高祖曰夫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

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

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

左長史齊臺既

善本作建良曰宸居天子宮也膺當也列宿帝坐星也圖緯也緯謂織也

著明也王佐謂賢戈可以佐輔天子者符應也善曰若漢高祖之膺五星李通之著赤伏宸居已見上文班固漢書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蕭

子顯齊書曰進太祖位相國為齊公以公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為立百司臺署故云齊臺也宋末

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翰曰艱虞猶荒亂也澆季謂末世也浮薄

紊亂軌跡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自朝章國紀典彝借物奏議符

榮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傾善本

字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

邑二千戶向曰章程紀綱紀也彝常也典常備物朝廷

而必史也號曰太祖謂齊高帝也受宋禪故云受命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

選如故自營役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

良曰言知吏部選事如故謂前領吏部也濟曰漢獻帝

始置左右僕射以營部為左僕射分司謂分主司也晉朝

盧欽為尚書僕射領吏部時稱清平言自營部盧欽二人

以至於今其聲譽德望所歸者信在於儉也允信也善

同尋表解選翰曰言尋上表請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

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

遺詔以公為侍中尚書令鎮軍善本作將軍永明元年進

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善曰丹陽帝都郡名也

令六輔殊風五方異俗向曰六輔謂傍有六郡相近也五

書曰倪寬遷左內史表奏開六輔渠亭服注曰六輔公不

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五方已見上文

謀聲訓而楚夏移情銑曰訓教也言不作聲譽教示而下

楚也夏謂近也善曰楊雄與相譚書曰望風景附聲訓

自結史記曰淮南沛陳汝南郡此西楚也潁川南陽夏人

之居也故至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良曰後漢許荆

其離操兵將殺世荆乃跪曰今願殺我以代世死仇離者

謂不爭也 前郡尹溫太真劉真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
 尚 鼎彝皆器也有大功者銘之於上以示後世也素尚謂
 清素高尚也 善曰王隱晉書曰溫嶠字太真劉恢字真長也
 為郡尹後平蕪峻之亂藏榮緒晉書曰劉恢字真長沛國
 人也為丹陽尹性重莊老禮記曰鼎有銘銘者論譏其先
 祖之德美功烈勲勞而酌之祭器左氏傳藏武仲曰大伐
 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以示子孫孔欣猛虎行曰
 飢不食邪蒿菜倦不息無終里邪蒿率素尚無終喪若始
 臭味風雲千載無爽 尹丹陽聞其餘德如有馨香慕其遺
 化如有滋味風虎雲龍同氣相感雖千載亦無差爽也
 善曰言其感應千載不差也左氏傳季武子謂晉范宣子
 曰今譬於草木寡君之臭味也楚辭曰虎嘯而谷風至龍
 舉而景雲從言物類之相感也王逸曰虎嘯而谷風至龍
 氣也言虎悲嘯而吟則谷風至而應其類龍介蟲陰物也
 景雲亦陰也言神龍將舉升天則景雲覆而扶之輔其類
 也 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紀 向日言儉親
 目弔祭溫劉

二尹上表奏薦其孤遺子孫遠合於鬼神之間用明代時
 祠祀之禮也 善曰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

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思特深恒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 銑

簡穆公儉叔父僧虔也儉少失父母所養故時深於常哀
 表求解職服斬衰有劫不許慕謂哀慕也 善曰蕭子顯

齊書曰儉父僧綽遇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茲
 害為叔父僧虔所養

望實 良曰華夷謂華夏四夷慕國家通義經典之師為人
 表法允茲其才望美實也 善曰漢書平帝曰詔授

書置經師一人任昉雜傳魏德公謂郭林宗曰經師易獲
 人師難遭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安期為東海王越記室

參軍勅子毗曰王參軍 復官 善本作復以本官濟曰謂居
 人倫之表汝其師之 叔父之服今却居官故云復

官 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

服捐駒前良取則卧轍棄子後子胥怨 州刺史賞作一胡

牀及去留挂於官第凡所用物必皆呼為服也王遜為上
 洛太守家有私馬生駒留以付郡謂所產故也捐棄也言

前代賢良取之以為法則後漢侯霸為雁陽太守帝使徵諸都百姓號哭遮使車卧於轅中乞留霸君一年百姓乃或其乳婦棄其孩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也初成湯征自葛百姓皆曰何後予人皆以此相怨怨湯不早來為我除害也胥相也言儉解舟陽尹百姓亦如

皇太子不矜天姿

俯同人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
向曰皇太子武帝太子也名昭業言太子不矜夸天子之姿俯同常人之法以尊訓學也穆美也金喻堅也蘭喻香也善曰蜀志曰諸葛亮與杜微書曰朝廷年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土說苑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實友也王誠能與隗言其臭又領本州太中正項之解職
言不欠也
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
良曰本號謂衛將軍也善法同謙光愈遠大典未申
濟曰愈益也大典重位也善曰謂辭儀同三司也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六

年又申前命
翰曰前命謂故官悉如故善曰儀同三司之命
七年固辭選任帝所

重違
向曰固辭知吏部選任之事也重違類不許辭讓之請也善曰選任尚書令也謝承後漢書曰楊賜讓還侯爵朝廷重建其志也
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與追專車之恨

公曾甘鳳池之失
銑曰晉和嶠為中書令荀勗為監監令合同車而行嶠不禮勗常以意氣加之

每專車而坐專獨也勗遷為尚書令人皆賀之勗不悅謂人曰奪我鳳皇池何所賀也長輿嶠字也公曾勗字也言昔者任不得才故有專車而坐或不悅於遷奪今儉有德故專車者慙而追恨怨奪者愧而甘失也善曰銑注

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
良曰奔競權勢之道有之自古來也塗道也善曰晉諸公讚曰傳

宣定九品未訖劉疇代之悉改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宣法於是人人望品求者奔競

濟曰人性賢愚深厚難知欲令前人之情故宜易失也協扣也善曰相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為世俗所遺失焉
必使無訟事深弘誘
翰曰若使前人無訟其俗所遺失焉

善也 善曰論語子曰聽訟 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 向曰

也允當也言選曹以材授官似衡之平物故取以喻焉韓平

曰貴賤不相喻愚智提衡而立孫拔 善本作 奇取異興微

縈絕 與之緒絕者繼之才使居其職諸侯公卿有祚微者

哉興微即興滅也語論子曰興滅國繼絕世 望側階而容

賢候景風而式典 良曰側階下階也言其禮賢欲容納之

則施爵祿賞有功也式法也言欲法此事以為帝典也

善曰燕丹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而迎家語孔子

謂魯哀公曰衡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赴而治之

欲以容賢 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

皇朝軫慟儲鉉傷情 濟曰皇朝謂天子也軫痛也儲謂太

書疎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周易曰鼎 有識衡悲行路掩泣

豈直春者不相功 善本作 女寢機而已哉 翰曰秦大夫百

之春者不相迭杵聲也鄭子產卒人思之功女為之輟機

言儉之薨也豈直如此而已哉蓋君臣所共痛傷也 善

曰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

酸鼻論衡曰行路之人皆能論之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

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劉緇

王賢本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巷婦人哭於

機 善本有 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

航沒世遺愛古之益友 向曰以其脩衣冠之禮故衣冠之

義之子悲纏悲纏謂纏繞于心也邁越也砥礪石也所以

磨利其器以喻利人舟航船也所以濟乎大川喻濟人也

沒世遺愛言死後而人思之也益友謂益於朋友之道也

善曰尚書高宗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班固漢

書贊曰劉向指明梓柱以推廢興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

友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保鼓吹增班

劔為善本無六十人謚曰文憲禮也鏡曰羽葆班劔並羣

六十人也善曰漢官儀曰班劔者以虎皮公在物斯厚

居身以約不好聲色未嘗遊宴衣裘服用自周而已玩好

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濟曰布素貧素人也素出也造

財以賑其急遽也善曰周禮曰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

好之用尚書曰弗役耳目則百度惟貞論子曰造次必

是室無姬姜門多長者翰曰室無姬姜謂不好色也門多

漢書曰陳平少時家貧然門外多長者車轍立言必雅未

嘗顯其所長向曰不說已長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

奏是非擇善者推而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謂論政事

成之終不顯已之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

得失也從容柔和貌也善曰風俗通曰太尉范滂辨於

持論謝承後漢書曰夏勸從容論議吳志曰是儀時有

所進未嘗弘長風流許與氣類良曰弘大也風流謂風化

言人之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流於天下也許與謂招引

也氣類謂同氣相求方以類聚也言招引道義之士與已

同也善曰擅道鸞晉陽春秋曰謝安為相溫司馬不存

小察盡弘長之風風流已見上文謝承雖單門後進必加

後漢書曰桓礪郗營氣類經緯士人雖單門後進必加

善誘濟曰單謂寒也言雖寒門後進必加善誘之道使脩

日夫子勗以丹青之價弘以青冥之期翰曰勗勉也丹青

善誘人勗以丹青之價弘以青冥之期天也青冥雲也價

美也期契也言勗勉學者使其道業高遠如天雲公銓品

也善曰鍾會集言程盛曰丹青之鳳青冥之龍公銓品

人倫各盡其用向曰各隨戈擢用之善曰廣雅曰居厚

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銓曰言知分節也善曰

愚之始是以大丈窮涯而反盈量知歸良曰言其知止知

夫處厚不處薄窮涯而反盈量知歸行窮涯畔則友也

知備如以器求物盈於器乃歸也量器也善曰莊子市南子曰君少於江而浮於四海望之而不見其涯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改善本作樂思

我民譽緝熙帝圖善曰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雖張曹爭論

於漢朝荀摯至競爽旅晉世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翰

張曹謂張酺曹爽也二人爭論禮義之事也荀摯謂荀顗摯虞也二人競奏國家禮制宜有差降言雖此四人論競禮義亦不可以仰模儉之深意而欲取法則於後世爽差淵深也善曰東觀漢記曰張酺拜太尉章帝詔射聲校尉曹爽案漢舊儀制儀禮酺以為爽制禮非禎祥之特達有似異端之街上疏曰爽不被刑誅無以絕毀實亂道之路臧榮緒晉書曰太尉荀顗先受太祖勅述新禮太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增損條目改正禮新舊異狀凡五事左氏傳晏子曰二惠每競爽猶可之尚書曰以議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每

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寔寄宏略向日荒服遠國

指謂授指揮也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義理

寔實宏大也積於心所為必史則神思無忤往也前事無是已之心事

隔於容諂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良曰隔絕也容諂謂

增均平如一則毀若造理常可干善本作造理臨事每不

可奪和故若可犯言而臨事必定故不可奪移也約已

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翰曰不以廉謂廣施於物也弘

也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君子謹乎約已弘乎接物魏志

孟康薦崔林曰體高雅之弘量謝承後漢書即顗章曰陛下

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向曰異端謂非常之事為人

善曰論語曰攻乎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銑曰言生於富

異端斯害也已

宗貴族必應斯舉漢書曰嚴安徐樂上書言世務 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 良曰理擅

聖之事獨為人 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懸然天得不謀 成心 濟曰懸遠也言遠然得之於天不謀議於人已暗成

宰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 翰曰載 史也翰筆也牘啟所以書記事也紀 至若文案自環主者

百數皆深文為吏積習成新 向曰文案多而自環繞其坐 司易百數人者此事實積習以成新偽矣 善曰漢書曰

張湯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應劭風俗通曰積習而成不 敢獨 畜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 銑曰畜積也筆削謂遷易

其文不定也輕重之意謂 其有加減之狀 善曰漢書曰今有司請定法削即削筆 即筆服虔曰言隨君意也又曰嚴延年為涿郡太守掾趙

者觀延年意焉怒乃出其重刻 公乘理照物動必研幾 善本從木濟曰研幾謂研窮其幾微之理善曰晉中興書

謝安石上疏曰王恭超登清任當虛心乘理周易曰夫易 所以極 當時嗟服若有神道 翰曰言既研幾而為斷史則

深研幾 神明之道也 善曰周易曰聖 豈非希世之雋民瑚璉之 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宏器 向曰瑚璉泰稷器也宏大也 善曰汝南先賢傳曰 謝子微高才遠見許劭年十八時有歎息曰此希世

之偉人也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 昉行無異操才無異 予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 銑曰此任昉自序情也得奉名節

祖曰明公樂保名節而無大責 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 山一面 善本作 之榮鄭璞踰於周寶 良曰東陵謂盜跖也

也昉自謙不才濫見推譽為美亦如一言譽盜跖乃齊於 伯夷也盜跖賊也伯夷貞節人也鄭人謂王未理者為璞

周人謂鼠未腊為璞周人懷璞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周寶周之美玉也言濫叨以顧盼則榮過於才亦猶鄭璞過於周寶也善曰路粹為曹公與孔融書曰邀一言之譽者計有餘矣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彼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所殉一也司馬彪曰東陵名今屬濟南也法言曰夷齊無仲尼則西山餓夫列子曰吾師老商氏三年之後始得夫子一眴而已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玉之末理者為璞周人謂鼠之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過鄭問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因謝而不取高誘曰理治也鼠未燥腊者號之為璞尚書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孔安國曰皆歷代傳寶士感知已懷此何極善曰曹植祭橋玄文曰出入禮闈朝夕舊館鏡曰禮闈尚書省也善曰十州記曰崇書下舍門然尚書省二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善見几筵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公自幼及長

述作不倦補曰述作文史詩賦也善曰仲固以理窮言長子昌言曰子長班固述作之士

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縉采而已哉補曰該及也所有述作言行軍國大事豈

直為彫飾文章以為縉采乎縉采雜色也善曰說文曰縉繁也彩色也若乃統體必善綴賞

無地向曰統序也綴賞追賞也無地謂不擇地遇之則雖為勝也善曰王彪之賦曰於是乎統體而誅之

楚趙羣才漢魏眾作曾何足云善曰楚有屈原趙齊荀卿善曰又有曾何足云一句

漢則司馬揚雄魏則陳思王昉掌以筆札見知善本以字薄枝效德

善曰陸機表諸吳王曰臣本以筆札見知淮南子曰是用齊伐楚市偷進謂楚將子發曰臣有薄技願而行之

綴緝遺文永貽世範銖曰貽遺範法也善曰表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風軌德音為世作範

為如千卷善本如千卷上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為一

家之善本無言不列于集集錄如左

文選卷第四十六 終



所圖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